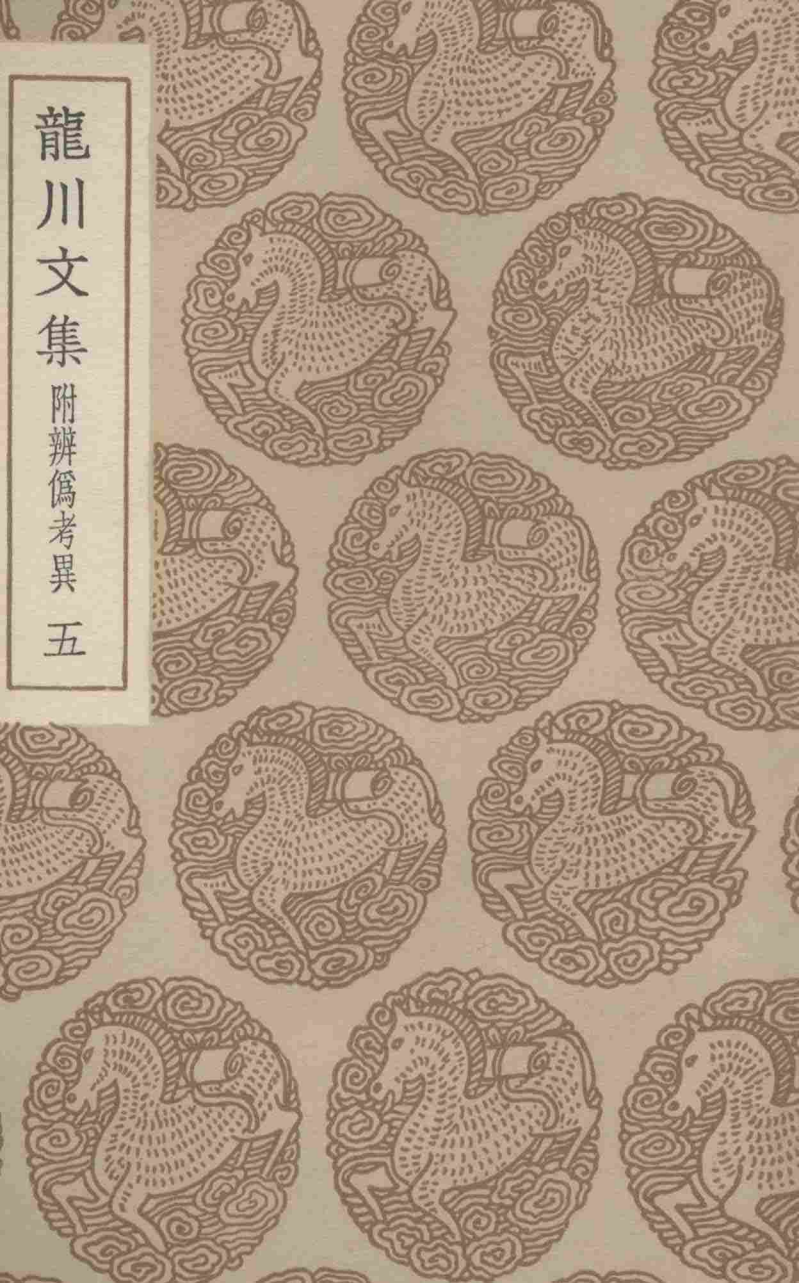


龍川文集  
附辨僞考異  
五





龍川文集

附辨僞考異

(五)

陳亮撰

# 龍川文集卷之二十二

## 祝文

### 告先聖文

天下之理具於易。治道之本末著之洪範。而詩之喜怒哀樂。蓋學者所以用功於平時。舉而措之之大端。而當時之學者。載而爲論語。後世之羣儒。終日講論。而不到其地。則未免於爭者也。帝王繼世之用。書載之明矣。而三王之損益。夏商文獻之不足。而周道獨詳焉。夫子之所深歎。而春秋所以備四王之制。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人才短長。高下之不齊。而學力淺深。中否之或異。豈能出規矩準繩之外哉。秦漢以來。世有所謂英雄豪傑者。自矜其智力於夫子之外。亦可歎也已。亮等於夫子之書。各知用其力。而不能齊也。今天子各命以官。使得以夫子之書從事。淺深中否。非他人所能與。俯而拜。仰而祝。敢有不盡其志。以負天子之顯休命者。夫子實鑒臨之。

### 告先師文

陋巷簞瓢。有何可樂。而吾先師實樂之。近世諸儒。求其樂而不可得。而曾點之浴沂。遂得因吾夫子以自進於此焉。四代之禮樂。亦可端坐以待時命之行也。亮等皆知有疑於此矣。然而何以異於漆雕開也。服天子之命服。以拜吾先師。而求其所以自進於此者。庶幾可以無負。惟吾先師實啟之。

告鄒國公文

用力於四端之微舉而措之喜怒哀樂之大較其極。至於與造化同功而天下之治亂無不在其掌握者。此鄒公所以自達於天子者也。事半古之人而功則倍之者。豈當時百家衆說之所能知哉。亮等以隨時科舉之文而竊國家之一命。冀得稍自見於斯世。非乞靈於鄒公。則平生之志荒矣。

石井祈雨文

惟龍伸縮變化。呼吸雲雨。一潭之間。龍則安焉。民有不告。其答如響。惟此境被龍之澤舊矣。歲一周。亦龍之恥。龍之澤不終朝而被天下。十里之間。嗷嗷如此。豈龍之所安乎。油然之雲雨。既有緒。起而成之。何啻反掌之易也。

廣惠王祈雨文

昔之爲農月也。用其力甚勤。而干於神者有時也。陂池湖澗。宿有儲水。雨不時至。民無預憂。神於斯時。享民之報爲甚逸也。今農之惰亦甚矣。方春無事。宜可以用其力。而陂池不塞。湖澗不治。委天之澤。若不足急。四月之間。田有青草。淺耕而易種之。耘耔不虔。嘉種不達。幸其與青草俱活也。指爲有秋之望。十月無雨。則皇皇奔走告於神。神憐其愚而降之澤。以爲歲可常也。不改其惰而懇請之數。頑不自省。神豈能終惠於如此之惰民乎。亮等今思厥愆。慙恨入地。欲預爲之儲。則既已無及。坐而視之。將無所得食以死。永永無事神之日。強顏又哀告焉。而雲雨滿天。若將許其告者。神更寬其誅。卒賜一歲之澤。而農之惰猶習。

其故可以棄之溝壑無疑矣。矢心陳辭，伏惟待賜。

祐順侯祈雨文

民至愚也。而獨虔於神。苟可以用其勤者。雖髮膚有所不愛。神亦察其愚而矜之。往往輒應。故民之言神者多異。惟神之正大。豈爲異以驚動夫愚民哉。人情皇皇。其勢自爾。而非神之心也。亮於民之中。又愚之尤者也。平居不能事神。緩急亦將有求於神。顧何時而必神之答。迺其心以爲叢祠相望。靈響百出。其異不足依。可尊而信者。惟神。正大而不爲異者。惟神。以昔聖賢所以惻然興仁。澤人利物而不靳乎報者。而望乎神。今苗稼焦然。一日二日不雨。苗且槁死。藁秸將不能以及牛馬。神寧忍聞此。而惜一舉足之力哉。故亮率其徒。敬拜祠下。而致其心焉。於其間。又有爲浮屠之法。以乞靈於神者。彼其心以爲舍此無所用。其誠。亮之力不足以達神之心。一切聽其所以自致者。危窘至此。神宜如何矜之。凡相與而來者。察其心皆無所愛。獨亮期神以正大之事。始末不渝。神不亮聽。於亮自爲得其分。顧民之置神於異者。終不已。而神之事。果非亮之所能知。亮足未嘗登此巖也。而心獨至焉。今茲來登。而又不答。豈惟望於世者狹。而望於神者亦狹矣。敢有再瀆。神則殛之。

告高曾祖文

維紹熙四年歲次癸丑。秋七月乙丑朔十有三日丁丑。孝玄孫承事郎新簽書建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陳亮。同妻何氏。男沆。淪。沃。渙。涵。女繆。繪。謹以家穀常饌。致奠于我高祖考賀公。高祖妣李氏。安人。曾祖考

知元公曾祖妣呂氏安人之靈而言曰。我高祖蚤世。高祖妣以盛年守一子而克有立。丙午丁未之間。赴京城守禦。隨大將劉延慶死於固子門外。不復歸骨於鄉井。故我高祖妣與曾祖妣婦姑相依。爲陳氏再世之墓。我叔祖高安府君。每以此墓必福陳氏。高安由特奏名主簿之高安簿。則指墓而語亮曰。是必爲福。福其在汝。是其爲墓也。十有二年而後生汝。此非人力。其殆天乎。亮皇恐再拜而不敢與聞。高安既歿。十年之間。亮兩以罪繫棘寺。實爲我祖先之羞。紹熙癸丑之夏。天子親閱禮部進士於庭。拔一卷子於衆中。許以淵源。而寘諸選首。拆其號。則亮也。亮之不肖。安能欺上聖之耳目。豈亦有天乎。墓真能爲福乎。再世不能自有其墓。而集其遺澤於亮身乎。心所不安。推其所自。高祖之魂。隨臚而至。伉儷同食。饜於乃位。異時亮榮。視所招至。孫祖綿眇。先緒恐墜。履冰之敬。非以爲僞。水陸之品。豈不欲備。力所未能。則再三四。

告祖考文

維紹熙四年歲次癸丑秋七月乙丑朔十有四日戊寅。孝孫承事郎新簽書建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陳亮同妻何氏。男沆。淪。沃。渙。涵。女繆。繪等。謹以家殺常饌。致奠于我皇祖三六承節。皇祖妣黃氏。八孺人。皇考四二府君。皇妣黃氏。七八孺人之墓。而言曰。昔皇妣之生我。年才十有四。皇祖。皇祖妣。鞠我而教以學。冀其必有立於斯世。而謂其必能魁多士也。故嘗形諸夢寐。狀元爲童汝能。以爲此吾孫也。少則名亮。以汝能。而字以同甫。惓惓懇懇之意。雖取笑於鄉人。而不卹。及亮年二十有六。易名曰亮。而首貢於鄉。而皇祖下世已十閱月。皇祖妣蓋整一年。又三月矣。皇妣且四年而未塋也。越二十六年。始見錄於禮部。及對

策大廷。天子拔諸衆中。而置之首選。曾弗涉於有司。上恩深厚。兢懼無地自容。我皇祖之夢。至是始驗。而不知所謂。董汝能者。果何祥也。我先人棄不肖孤而去。亦整二十年。被天子之命服。而不能歸榮其先。得罪於天。其來既久。惻然一身。又將誰咎。天地無窮。頂踵蒙恩。沒有論報。恐死無門。歸告諸墓。指日爲誓。親不能報。報君勿替。七十年間。大責有歸。非畢大事。心實恥之。惟我再世。忘其不逮。尙想此心。愆或有在。騰天子詔。焚諸九原。幽冥共相。溥博淵源。我皇祖。皇祖妣。皇考。皇妣。必不爲此一飯之安也。

## 祭文

### 祭章德文侍郎文

嗚呼公乎。窮之與達。判焉西東。於其中間。又或不同。一官自効。隨事著功。貴爲公卿。有志不從。庸詎知夫。達之非窮。嗚呼公乎。是非安在。祇繫其逢。危疑之間。一髮不容。順而止之。以圖厥終。此心未白。去國忽忽。自古尙多。無愧於中。嗚呼公乎。學博而粹。氣毅以洪。百未試一。論何時公。爲公嘆者。是非窮通。歲晚登門。遇知最隆。老成已矣。淚攪心胸。

### 祭周參政文

嗚呼。萬夫之特。天固生之。百年之英。人實成之。堂堂故國。喬木則非。火炎崑岡。玉不易爲。民生之久。一治一亂。道大德宏。遭變則見。死生不易。況於貴賤。百聖列前。靖以自獻。宣和太學。僉曰新經。公獨不然。以自著稱。紹興初論。朝是伊洛。夫豈御史。不知而作。及其中間。人用惰安。非彼生亂。勢則容姦。權無底止。通國

風靡公以死爭。屹然中峙。所遭殊時。豈無一同。公獨何爲。樂此困窮。天定勝人。後將有考。甫三十年。爲時故老。故起自山林。而渡江諸賢。爲之避路。及晚登廊廟。而一時後進。安於前驅。進不得以遂其心。退不能以明其道。惟其忠言嘉話。上心之所獨知。至於事業崇勳。人事猶有遺恨。安歸田里。一無懟言。爛爛此心。實昭于天。亮昔童稚。縱觀廢興。大放於辭。願試以兵。狂言撼公。一見而驚。借之齒牙。爰及公卿。愛均骨肉。前輩典型。中庸大學。朝暮以聽。隨事而誨。雖愚必靈。行或不力。敢忘其誠。晚以三喪不舉。無顏對公。故數年之約。而一見之不果。未幾而先人之死。與公先後。故三年喪畢。而一弔之未成。第見人事之好乖。不知墓草之幾生。苟祭醑之可遺。豈蹉跎於此行。辜天負地。長慟失聲。尙爲後圖。期以自明。

祭呂治先郎中文

嗚呼。公以東北世家之賢。來寓吾邦。是生賢子。以淑一邦之人。位不究其所蘊。而奄焉以沒。使其賢子號天叫地。如不欲生。西鄉稽顙。以受一邦之弔。其爲可哀。蓋不論乎知公之與否也。亮以晚生。不及拜公於堂。間獲從公之子。以游。誘之掖之。蓋公之教。則今日之俯伏道傍。舉觴一慟者。誠未敢徑自附於知生之義也。孰信而來。孰屈而往。此心昭然。庶幾其饗。

祭薛士隆知府文

余行天下。竊有志於當世。其道德純明。可爲師表者。執贄進見。獲聽微言於下風。退而從磊瑰不羈之士。接杯酒之歡。笑歌起舞。往往自以爲一世之雄。至於山巔水涯。與夫窮閭委巷之間。抱負所有。分與世絕。



足所可及。則必一見。縱力不能自致。而聲音姓字之與通。晚將歸休。始獲見公。握手一笑。話言從容。心滿意愜。俯首來東。三年之間。竟安此窮人。誰不死。寧公是逢。又殺我父。昊天鞠凶。生乃如此。實死與同。俯仰惶惶。未知所終。

### 祭三五伯祖文

嗚呼。方陳氏盛時。歲時聚會。動輒數十百人。公以壽考康寧。當諸老就盡。遂長其族。其後數年。死生困頓。何所不有。顧視疇昔。愴然可悲。公亦不復有意於斯世。溘然遂終於異邑。嗚呼。盛衰之理。吾不復念。送終之禮。則有仲子。繼自今一族之間。幼者誰撫。不率者誰教。病者誰憐。死者誰與經紀之耶。使同族相收。同宗相聽之義。於茲闕然。亮於公之死。蓋不能無憾於天也。哭不撫棺。送不引紼。惓惓此心。有如皦日。

### 祭三七叔祖文

嗚呼。昔我曾祖及國家盛時。爲百年太平之民。盡力於農畝。曰。士不易爲也。樂供州縣之役。曰。官庇我者也。鄉鄰有無相通。曰。孰能保其常有也。犯者不校。曰。吾懼不可以見也。薰陶乎祖宗之澤。德厚而不章。以施乎我叔祖。大發乎文辭。而不改其所以自守者。天之相我家。亦既有徵矣。然而事業不出乎鄉閭。則區區一官。亦豈公之志也哉。凡我後之人。不肖不似。不克自立。猶賴公以不墜先緒。而公又止此。我曾祖遂委棄於尋常無聞之民乎。此某等所以異聲同號。旣哀我叔祖。又念我曾祖。痛裂肝肺。莫知所以自釋者。雖喪車猶不可攀也。豈不冤哉。豈不酷哉。天高莫訴。地厚莫聞。如生如在。來格來歆。

祭鄭景望龍圖文

嗚呼。丙午之夕。我將哭吾亡友於金華耳。銜冤籲天。謂天不明。癸卯之朝。誰尸死生。黑頭如麻。獨我良朋。哀哀不寐。躑躅而行。爲此邂逅。恍若銘旌。同其前驅。來自建寧。嗚呼噫嘻。得非吾鄭先生之靈耶。縱此月之多禍。豈諸賢之並傾。縱我命之不祥。豈一月之繼丁。負版之人。執手大慟。子曰無父。弟曰無兄。嗚呼噫嘻。天不欲使士有遺種。而獨不得自附於蚩蚩之氓耶。天不可以人問。命不可以力爭。念躬行之無愧。而事變之適興。八十壽母。有不順之嘆。窮乏得我。有未竟之情。一世之宏議。不得自盡於其君。而六經之妙旨。又幾何時。而能以道自鳴耶。已矣置之。事固難平。師儒輔導之官。舉天下皆以爲莫宜於公。而公亦庶幾出其一二。以上論三代之英。及舉手之小異。已多言之足懲。雖去國之不較。寧有志之竟成。將所存之高。而事不下接。抑道之興廢。不可以人事爲憑耶。已矣無可言者。去年之夏。舉酒以相屬。旅舍依然。不知今日之醉。公於冥冥也。變故相懸。道旁亦驚。未有已時。臨風涕凝。

祭張師古司戶文

惟君逸羣。拔出之才。邁往不屑之韻。識敏邵而善藏。量寬平而自信。衡屢稱而不欺。及愈割而不頓。雖事情之日接。緊此道其坐進。方權輿於一官。必講求於衆論。善不善其吾師。人豈求於我徇。雖逆境之齟齬。亦廉心而取順。時自肆於詩章。或適情於杯醞。無幾微於面顏。不深刻於方寸。嗟行世之若此。寧與物之共盡。方當路之作意。欲困我於鞠訊。肯明允其有無。但甘心於轢麟。奄內外其同風。懷應和之弼峻。君獨

明其不然欲以身而自任參兩辭而並聽會私意而起覺跡當時所如往併旁觀而兼問苟毫釐之可疑則情實之必近無先處以成心辯斯事於息瞬俾浮餒之遂息期公道之獨振俄半夜之負舟成死生之遺恨嗟乎冤哉繼世嗣興以克奮迅闊步長趨固亦其分亦既起之而又斬之天定何時誰實償之高目下耳會應有付我哭吾私無所歸憤吉凶影響惡其鈍悶拭涕大觀以任天運

### 祭妻叔文

昔公有意聖賢之學而不爲世俗之文山立玉峙地負海涵少年四舉手取科目曾不得小自試於時而竟費志以歿識者無不爲公惜之而公之旣第嘗以其兄之女歸之同年矣其次固不應屬之寒士也公得官於大江之西將行力謂其兄必以次女歸亮吾保其可依也兄猶疑之一行二千里有便必寄書書必以亮爲言吾懼失此士兄亦奮然曰寧使吾女不自振無寧異日不可以見吾弟故次女卒歸亮當是時雖亮亦笑公與之非其人也及冒薦於鄉公喜特甚翼折而歸則以爲事終在耳其後公兄弟相繼下世亮亦坎壈窮困至爲囚於棘寺而未已歲時或一歸則羞拜公之墓自省累公知人之明也今年之夏竟以累舉見錄於春官使得奉大廷之對天子躡取於衆中許以淵源而寘之選首衆譴曰宜豈敢徒以冠裳與公之姪女拜公之墓而明公之知人哉使其不遭公之知人固在也但可以開公兄弟之一笑於九原之上耳酌酒酹公英靈不昧報公未也其或有待公明則遠我心未艾尙其懋哉衆不可蓋

### 祭俞德載知縣文

士患無才。鋪張不易。患無科名。掀騰可冀。得之既艱。況也中棄。十常八九。不如意事。我豈無友。嗟嗟德載。翼折方飛。舟棄半濟。未有如此。倏興忽廢。投老多感。慟且出涕。德載之學。初期自遂。既見偉人。欲極其至。涉獵不休。經史百氏。開物成務。以發厥志。德載之文。亶亶有制。徐務收斂。剗剔瑕翳。謂古作者。誰不可繼。如其不可。方脩愈銳。至其爲人。有膽有氣。樂易無他。倜儻任意。開口見心。視人如己。人攻我短。如石投水。及夫從政。吏姦不蔽。遇事洒落。寧尙苛細。誅強鋤梗。若近嚴毅。約定保伍。一於豈弟。我生與君。歲月不異。我不自菲。早識前輩。君時有急。弟昆之義。彼此才冠。冀爲道地。由此往來。交情日契。鄉薦我先。而公先第。年壯氣盛。事方迢遞。所可知者。期以勿替。我困禍患。擡頭不起。君於仕途。有功無罪。亦復摧折。晚方小試。隻手援我。累卵不墜。改秩作邑。豈必得計。我亦遭逢。唱首殿陛。相看晚歲。云胡獨逝。哭君無窮。傳以一祭。

# 龍川文集卷之二十三

## 祭文

### 先考卒哭文

嗚呼。我先君委不肖孤而去之。於今四見朔矣。號天叫地。無所逮及。又以迫於衣食。不能時奉几筵。致其哀慕之極。得罪幽冥。死不足贖。古者父母之喪。哭無時。聖人始爲之制曰。三日不怠。三月不解。又曰。士三月而葬。是月而卒哭。不欲其傷生也。今也朝夕俯首一號而止。其哭之卒也久矣。朝夕之外。對人如平時。於生復何所傷。及期以告於靈曰。卒哭不卽愧死。猶欲自齒於人。豈不以父之愛子。死生無閒。亦將曰有故。甚則曰以我故。嗚呼。欲以自解。不懼無辭。懼宇宙之不汝容耳。嗚呼。羞哉。嗚呼。痛哉。嗚呼。已哉。

### 先考移靈文

三年之喪。聖人之中制。非以人子之心至是爲已極也。某也。積惡而不可掩。旣已毒及我先君矣。葬不克自力。乃從人貸錢以葬。墳墓未乾。頑然欲以教人自名。求錢以償其負。因得竊衣食以苟旦暮之活。至避宅以舍之。使几筵弗克卽安。將以明日遷置道旁之居。徒令妻孥以供飲食而已。則安於誦聖人之書。以授人。顧不識禮所謂三日不怠。三月不解。與夫斬衰唯而不言者。將闕之而不授乎。不然。則宇宙固不汝容矣。辜天負地。尙敢以告。

祭王永康文

嗚呼。是非善惡。寧有定論。苟誠於中。蓋棺何恨。昔公少年。以才自奮。晚試一邑。更以讒困。斂不先期。見謂遲鈍。事無容心。謂政悶悶。御吏束溼。譏以自任。委心僚佐。不曰能遜。觸手成礙。豈必有量。公於其間。不折以慍。我從公遊。直道而進。公或不堪。我辭愈峻。卒明余心。兩匪相徇。公行及瓜。所仗忠信。人言不公。我又。不順。天亦爲虐。死生一瞬。囊無留金。衣忘敝縕。勝者聳然。耳扯足頓。我亦何顏。視此歸櫬。瀝酒一慟。天不可問。

祭鄭景元提幹文

嗚呼。奇才異能。世資以爲用。則何患於無路。高科顯第。人資以自達。則何患於無時。兄弟炳乎其相輝。則何向不可恃。朋友蔚乎其相扶。則何志不可施。世惟恐無一焉於其間。又安得合四者而有之。壽踰六十。非人命之難期。年歷三紀。非世道之難移。如兄之止於此。亦理之未易推。昔吾以兄爲自錮。得非同病而後知。廟論亦察其不可。憲屬且先其至微。後發先至。爲駿馬之良。豫章手植。非老人所宜。兄爲慨然。何擇於斯。亦旣至此。安於已而。我曰焉得。以自私自。人之職分。豈容或虧。天不我與。甘之若飴。有命不承。寧問崇卑。不登坡壠。安陟崔嵬。身在一日。吾將何辭。凡念孔聖。猶曰吾衰。不如適意。與天同歸。我困囚繫。死生毫釐。尙欲於中。仰首伸眉。一歸之天。何以我爲。往來應酬。各有據依。此論未終。冀兄生疑。旬月之間。寂無一詞。棘寺逮我。方墮危機。手染報兄。累卵之危。兄必有策。免我庶幾。緘題之回。望之則非。夜半負舟。疾走

莫追棄我任我。幽明異歧。我亦漠然。甘與世違。嗚呼。兄之文章。有源有委。兄之議論。有綱有紀。兄之行事。有張有弛。兄之與人。有同有異。取之不竭。有本如是。道德性命。此外何事。昔者難兄。既知之矣。枯木死灰。去死寧幾。人固活物。日出事起。強恕而行。不偏不陂。名教之中。自有樂地。死生禍福。不阿不避。天地之性。以人爲貴。聖以此聖。福安得僞。仁以此仁。義安得外。是中只有離倫拔萃。求異於人。則匪人類。振古如茲。始乎爲士。異時翼兄。竝驅而至。兄既長往。我存曷以。天長地久。盈眶之淚。

### 祭何茂恭文

嗚呼。公之行義文章。自朝之賢士大夫。以及於鄉黨朋友。翕然推之。莫敢爲伍。曾未能出其毫末。而遽賈之以入土。使知夫吉凶非必善惡。死生何啻旦暮。世道消長。容曰有時。而人理逆順。莫求其故。世有所謂推人支干而察人相貌者。至是而手足俱露矣。嗚呼。昔公於某面未覲而神已交。語言未通而肺肝相與。譽之諸公之間。妻以其兄之女。君子或以爲難。世俗謂之過舉。屬儉讒之相間。而至情之疑阻。要不能無遺憾於死生。安得取而投之豺虎。雖此心之昭然。顧有口而莫吐。是用略綵繒紙錢於末俗。具脯果酒。殺於羶俎。酌公之神。而侑之以韻語。曰。天之生公。意蓋有主。俄而奪之一息千古。匪傷其私。我心獨苦。尙想音容。有淚如雨。

### 祭楊子固縣尉文

惟君慷慨而有奇志。磊落而無他腸。涵濡乎道義之曾點。并包乎善惡之琴張。處家庭則自力於孝悌。人

場屋則自奮於文章。既出尖於輩行。爰結交於老蒼。無幾微於得失。肯輕易於低昂。醉墨淋漓。疾如風雨。而不聘詩章之俊。刀筆銛利。敏於鬼神。而不矜吏事之長。豹一斑而方露。金百鍊而後剛。世皆期君以大受。君乃自幸於小康。間者闊焉。未知其幾日。奄乎忽兮。遽失其故常。疑別話之鄭重。豈壯懷之披猖。相與脫我於垂死。固願報君於方將。我雖衰窮。而不肯妄自菲薄。君既強仕。而豈應廢其頡頏。俄凶問之卒卒。驚去我之堂堂。嗟就逮之無幾。念撫棺之未遑。忽歲行之漸周。恍奇禍之備嘗。陳始末於數語。薦精誠於一觴。使死者其有知。吾知君之不亡。尙諸兒之可恃。懼託死之未當。或素心之泯泯。徒老淚之浪浪。

祭潘叔原文

惟君讀書將以爲善。而不主於祿利。應舉將以行義。而不志於必得。鮮衣美食。以償男子有家之願。歌童舞女。以終人生行樂之期。禮義以悅其心。朋友以助其德。內外竝進。心迹無瑕。此宜閱世之滋多。而亦降年之止此。兄弟相從而去。各適所安。兒女攀慕無從。亦將有立。亮蹉跎暮景。邂逅飄零。白飯青芻。舊遊何在。隻雞斗酒。老淚如傾。歎逝者之斯夫。知吾生之永已。臨穴不及。遡風而號。

祭潘叔度文

嗚呼。舍選非古也。而叔度以月書季考得官。此男女室家之願。而懼不仕之無義也。銓法非古也。而叔度不以資歷年勞從仕。此鑽隙踰牆之賤。而懼行己之無恥也。叔度不欲以志節自高於人。故雖安坐未嘗一日不病。叔度不欲使事情有虧於己。故雖病未嘗一日廢書。覃思於不傳之學。而世不我知不恤也。尙



友於千古之遠。而人不我卽不強也。至於孝友之行。信於其家。慈愛之實。著於其鄉。此叔度之日用飲食者。而其所自植立。則卓然欲會百聖期集之所。雖死不憾也。亮不肖無狀。爲天人之所共棄。叔度獨略其牝牡驪黃。而友其人。關其休戚。憫其不自容於世。而歲時一見。必繾綣不忍相捨以去。然亮之所以知叔度者。雖叔度不得而盡知也。今年之春。叔度有子能取世科。則喜不自勝。曰。我雖不仕。今有以見先人於地下矣。遂乞致其疇昔所得之官。未幾而遂死焉。叔度之自立者如此。而獨動心於是區區者。而心事之皎然可知矣。亮以禍患奔走。而喪車之出。不能祖道而酹。九原之歸。不能倚樹而哭。追致此奠。以暢其情。哀哀叔度。尙如平生。

### 祭朱壽之文

嗚呼。父實生子。子實生孫。孫又生子。子子孫孫。以至於無窮。此固天地生生之理。而亦所以爲人道有終之託。少不失父。老不哭子。送往事居。後先更迭。以終於無憾。此固國家大順之極。而亦所以從一人自遂之私。自昔聖人所以和同天人之際者。豈有奇功異術哉。使天下無所謂幸不幸而已。今子之死。乃獨有感於余心。而興不幸之歎。至於慟哭流涕。不能自己。非以子之翁遇我不啻骨肉。而囚繫之餘。始知人亦惟其所遭耳。嗚呼。子獨胡爲而遭此耶。少有俊聲。而能自克。長讀父書。而能默會。義理以厭飫其心。藝業以游泳其外。學者之高下淺深。俯仰以接之。而不暴其從違。天下之賢不肖。一見而識之。而不輕於向背。其才豈不直一官。乃以韋布而沒地。其志豈不慕古人。乃以賢子弟而終自晦耶。嗚呼。子之翁老矣。抱負

至難之才。而人惡其違世。刻意不傳之學。而人惡其厲己。諸賢零落殆盡。天獨許其後死。意者將有所爲也。而乃使之以六十之叟而哭子耶。嗚呼。慘矣。毒矣。如我之不肖不祥。而猶未死於繹綯者。是真所謂幸耳。若子之不幸。其嘆當何時而已耶。酬子金華。誰與對勸。遣祭三衢。徒有隱痛。不幸之悲。今古所共。翁亦慨然。孫可事奉。天人之機。懼其錯綜。文不能哀。將幣以送。

祭林聖材文

惟靈讀書。將以爲善。而不志乎舉選。應舉將以行義。而不志乎得祿。孝悌稱於宗族。鄉黨慈愛隆於父子。弟昆非有表然之名。足以自見於世。而有粹然之善。足以無愧於心。胡不百年。終此大數。失一善士。空其一鄉。有幾子孫。佑之幾世。雖天報之可必。而老淚之易零。一奠因循。多病良久。靈其不昧。意則昭然。

祭何子剛文

嗚呼。以德不以力。以義不以勢。此古今之通論。而無力無勢者所藉以安也。公家貲數十萬。不可謂無力矣。結姻於朝列。不可謂無勢矣。而甘心自屈於鄉之暴有力者。猶不必其勢。悖言惡動。不與共較。則公之誠心爲善。尙不以德義自居。而何問勢力之所在乎。亮之心降而誠服。不可謂無所自也。方亮未冠時。束書就學於公之館舍。公不以凡兒待之。歲時之顧遇。杯酒之殷勤。未嘗不倍於倫等也。其後亮方奔走四方。見公之日常少。而聞公之德誼特多。嘗欲進拜公。以示鄉閭知所則效。而因循不果。及公之沒。與葬。又以部使者之嫌。而不欲求自附。使亮取外於公之門。若於公之生死。不相關涉者。天當知之。非人之過也。

惟公盛德著於平生。懿名偉於晚節。睹後生之自肆。瞻前輩之日淪。酌斗酒於隻雞。忘墓上之宿草。苟此心其可達。宜英靈之如存。雖再拜之未償。尙臨風而隕涕。

### 祭陳肖夫文

嗚呼。時學入骨。時文入髓。兄曰吾弟。父詔其子。以此而生。以此而死。從者如雲。得者寧幾。其初不悟。謂未工耳。工矣云何。不遭至此。使爾遭乎。其將何以。以斷國論。以謀王體。向之所學。乃今爲累。天乎人乎。家國所繫。念此痛心。力薄無似。欲就時學。附以正理。挽不可回。爲此迢遞。分守移換。寧妨祿利。彼頑者何。面從背棄。予教嬰孩。尋行數字。僅能把筆。初守終墜。竟成孤立。相望惟爾。以爾之才。挾爾之氣。橫驚長驅。始充爾志。一句一言。以古自詭。一字一畫。於今必異。母教兄督。人非友議。雖余亦曰。少不爲貴。子獨不然。曾西所畏。今幾何時。賚之入地。善不留種。墜此老淚。天亦徇俗。余寧不悻。嗚呼肖夫。子真死矣。有相聞問。時已後矣。奔走未寧。疾病踵至。子厝安在。義當一酌。酌而可遣。則已久矣。日復一日。義安在矣。乖其初心。敬從遺教。嗚呼肖夫。必不我罪。俯仰隨時。不死何謂。如子之死。於彼乎愧。跼壽顏天。第相寬譬。會逢其適。千古之涕。

### 祭周賢董文

嗚呼。尊行親戚。今垂盡也。惟吾舅與君。屹然爲一坐之鎮也。方姨母在時。一再歲必一覲也。閒者闕焉。而君惠顧不斷也。連歲有江上之役。欲爲公壽而不果奔也。謂公之壽方興未艾。而此心終未泯也。曾與吾

擔未及弛。而死生不能以一瞬也。思吾先人不可得見。而行輩亦復不振也。若余之所遭如此。而安得不爲世所擯也。天乎人乎。自今皆可勿問也。壽大較不滿六十。而余少君九歲。亦凜凜也。豈生既有闕於君。而死乃爲此懇懇也。亦傷夫事變之亟。而可以自見者無使有遺恨也。英靈如在。其亦舉吾觴而滿引也。

祭喻夏卿文

嗚呼。家喪長老。鄉失耆舊。斯倉斯箱。亦既曰富。引養引恬。亦非不壽。與人無爭。以德則茂。終身無疾。以福則厚。羣兒斑白。侍立左右。諸孫滿前。一經各授。場屋較藝。或居選首。族子羣起。能名輻湊。君爲一笑。歲晚樽酒。八十年間。何所不有。不如意事。十常八九。詰曲稱心。亦惟其偶。君固自知。法常得後。盡其天年。既全所受。云胡今者。往往心疚。天行有終。人望彌久。空其一鄉。一家之候。氣象凋落。事當大繆。官稱日聞。還彼俊秀。隱然鎮重。若何架漏。淚涕橫臆。非以邂逅。百感交集。微我有咎。親固共哀。誰識香臭。以其寸誠。見之觴豆。苟事皆然。何力可救。

祭郭德揚文

嗚呼。昔君尙及。父兄在時。協贊上下。爲家之肥。比於弟姪。誦書及詩。君又於中。唱使必隨。俯仰先後。力用不遺。閱世之久。實觀盛衰。晚值兄疾。賴君羽儀。家道愈昌。匪叛新規。君家甥館。乘龍是宜。子亦自奮。輝映旁支。君方婆婆。不與世違。六十非夭。而止於斯。念昔於君。年甫近之。見輒情話。寧此心期。我困囚繫。莫哭總帷。墓草若何。酌此蕪辭。

祭宗式之文

嗚呼式之少失怙恃。同室乖梗。縱或不順。因子亦猛。萬事瓦解。不待肉冷。天人相遭。有幸不幸。五行之運。厚薄偏正。參差不齊。孰得其稱。其初則曰。感必有應。未亦有言。以待天定。嗚呼式之。與子有連。所遭亦等。子獨於中。降年不永。身在有餘。誰爲子請。我獨僅存。未失綱領。小小顛倒。天有正令。兒幼婦弱。莫適與競。張官置吏。禮樂刑政。寧使孤寡。徒歸之命。嗚呼式之。彌子子路。幽明異境。力所不及。分應退聽。天果定乎。姑以自靖。人果衆乎。天豈易勝。我脫囚繫。理亦炳炳。爲子少須。以觀究竟。方未定時。胡可比竝。念子無窮。雙淚交迸。

祭妹夫周英伯文

嗚呼。我先人蓋寡兄弟。而吾母惟女弟一人。零丁孤苦。相與爲命。而卒歸于周者。英伯之母也。故英伯之女兄。復歸吾弟。而吾妹長英伯九歲。吾母亦許以歸英伯者。欲使姻戚之義。相聯於無窮。而親愛之至也。吾母棄諸孤七八年。英伯漸長。而吾妹竟歸之。不敢食吾母之成言也。故英伯少學於我。而欲以武事自詭者。量其資性之所宜也。志旣不遂。而自力家事。以克用裕。使吾妹無旦暮之憂者。盡其心力之所至也。時節相存問。緩急相周緘。雖竹頭木屑。亦有以應吾之須者。篤吾妹之分義於我也。木石隨在。而辦椽瓦隨用而足。別爲此室廬。以煥然一新者。分賢尊之憂責於身也。尊旣下世。子亦隨往。寡妻弱子。遽失所仗。得罪當路。我困羅網。忍死自明。照臨在上。狴犴孤隻。旁無族黨。子旣去我。誰任鞅掌。吾妹憂思。相從慙恍。

我存安用事亦可想。終喪致哀。有負靈爽。當與令子。行營高敞。死則同穴。愛此尋丈。灑酒昭誠。魂其來饗。

祭胡彥功墓文

少驅馳於宦牒。晚推遷於事故。徒夢寐於英游。卒弭心於農圃。蓋逢坎而輒止。豈不遇而故去。嗟有才其焉用。期不墜於門戶。謂人生其何爲。倘不貴而卽富。通閭里之有無。共僮僕之甘苦。旣弟昆於戚黨。爰骨肉其所部。時一平於曲直。亦何求於勝負。亶在我而有餘。宜於人而無惡。俄死生之異變。均涕泣於行路。念得此者幾人。雖百身而莫取。尙慨想於平生。爰灑酒於堆土。惟此願之未償。孤疇昔之青願。忘夜雪之漫山。遡北風而離語。冀英爽之昭然。鑒精誠而弗吐。

祭俞景山文

嗚呼。生必父母。成必師友。死必妻子。葬必里閭。此天地生生之常理。而未有知其由來者也。以子之端慤靜默。知有書卷。而不知有天地之大。日月之過前。知有朋友。而不知父母之違離。家室之不可已。此其爲志豈小。而偃然臥病於百數十里之外。死以屬諸朋友。而葬以累其父兄。使天地生生之理。顛倒而不可知。抑其所謂不可知者止此。而子獨偶逢其適耶。何其所遇之慘也。雖然。比夫客死於不可知之地者。其魂猶爲有所依矣。死於我乎斂。弔於我乎哭。朋友故舊。觴酒豆肉。子魂在何。亦就乎木。舉柩卽路。有兄有叔。

祭何茂材文

惟君碩大充偉。儼然老成。端莊恭儉。以託後生。善多於財。實浮於聲。前輩遠矣。見此儀型。云胡渣然。使我失驚。衆所睹者。黃金滿籩。我獨知之。教子一經。我固欲倒。而風不停。二年囚繫。莫弔君靈。慕有宿草。我心未明。一遐將之。廓然此情。





# 龍川文集卷之二十四

## 祭文

### 祭呂東萊文

嗚呼。孔氏之家法。儒者世守之。得其粗而遺其精。則流而爲度數刑名。聖人之妙用。英豪竊聞之。徇其流而忘其源。則變而爲權譎縱橫。故孝悌忠信。常不足以趨天下之變。而材術辯智。常不足以定天下之經。在人道無一事之可少。而人心有萬變之難明。雖高明之獨見。猶小智之自營。雖篤厚而守正。猶孤壘之易傾。蓋嘗欲整兩漢而下。庶幾及見三代之英。豈曰自我成之。在兄方半夜之劇論。嘆古來之未曾。講觀象之妙理。得應時之成能。謂人物之間出。非天意之徒生。兄獨疑其未通。我引數而力爭。豈其於無事之時。而已懷厭世之情。俄遂罹於未疾。喜未替於儀刑。何所遭之太慘。曾不假於餘齡。將博學多識。使人無自立之地。而本末具舉。雖天亦有所未平耶。兄嘗誦子皮之言曰。虎帥以聽。孰敢違子。人之云亡。舉者莫勝。假使有聖人之宏才。又將待幾年而後成。孰知夫一觴之慟。徒以拂千古之膺。伯牙之琴。已分其不可復鼓。而洞山之燈。忍使其遂無所承。眇方來之難恃。尙既往之有靈。

### 又祭呂東萊文

惟兄天資之高。地望之最。學力之深。心事之偉。無一不具。其來未已。羣賢凋謝。屹然山峙。兄又棄去。我存

曷以一代人物風流盡矣。生也何爲莫解此理。彼豈無人懼非書耳。昔兄之存。衆慕如蟻。我獨從橫。無所綱紀。如彼扁舟。亂流而濟。觀者聳然。我行如砥。事固多變。中江乃爾。三日新婦。請從今始。念此哽咽。淚落如洗。卮酒豆肉。非以爲禮。

祭妻父何茂宏文

嗚呼。旣以有生。安得無死。自死自生。滔滔皆是。生旣非真。死亦云妄。超出死生。是名實相。惟彼聖賢。其道則殊。不使生死。總之爲虛。生不如生。麋鹿與俱。死則死矣。木石之枯。生事愛敬。死事哀戚。人道始終。一用其極。前賢未辨。我任其責。責苟在我。有死無易。昔公少年。相父起家。食不厭羶。衣不慕華。父死。我在事靡有他。或費或嗇。先志未遐。欲知其人。視其家道。以其餘力。發爲辭藻。兩登薦書。門戶華好。迄用有成。難弟敏妙。家日昌矣。而弟遽亡。弟有遺責。併此乎當。同時孰在。彼俊者郎。筆硯其間。而視茫茫。旣老未休。心非外慕。不蠹之嗟。莫求其故。縱不尊榮。終此大數。無寧少留。觀我常度。唯公平生。皎然不欺。質直敢前。恭儉自持。無疾而逝。胡寧有疑。死生大矣。不足與移。某獨何爲。感念昔者。託我以女。匪其可且。幸能謀食。於道未也。晚蒙公知。異禮是假。言疏意拙。忠故不捨。二十年間。付之土苴。持此丹心。對越泉下。尙想音容。酒傾淚灑。

祭石天民知軍文

嗚呼。高才辨智。孰與強力爲善。博學多能。孰與蘊藉風流。故天下之士。有以自負而取名。自足而善謀。未

若無挾而好脩。淡然而不伎不求者也。嗚呼。天下而有若人。則薄劣不能汙。纖碎不能留。小諒不能表。其子子。鄉原不能致其綢繆。當與一世混流而揚波。枝葉婆娑而根是培。屹然而山立。儵然而天遊者也。嗚呼。此吾天民所以單行於士林之表。平平而坦坦。容容而休休者乎。英風義槩。足以激懦而起偷。美意仁心。足以律貪而鎮浮。書冊未嘗不親。而書味厭飫而優柔。事體未嘗不具。而事情反覆而咨諏。聖賢不傳之學。豪傑經遠之猷。兼該衆美。而歉然以未善爲憂。推先一輩。而退然與後學爲儔。此吾夫子所以嘆任重而道遠。而韓子貴於責己重以周者也。嗚呼。天民豈復有一事之可憾。而不足以乘一障於遐陬乎。樞庭一屬。與夫治中別駕。乃足以盡其平生而酬之乎。吾不得質諸幽也。嗚呼。得兄凶問。京口行舟。審吾元卿。北關渡頭。歸未弛擔。負薪是尤。賢子訃告。我病不瘳。日臥于牀。自夏徂秋。亶其旣安。困於敵讎。二年之間。一半爲囚。自餘奔走。人扼其喉。兄喪旣終。我頭未抽。墓有宿草。老淚漸收。我雖僅存。豺虎是投。來飲我酒。尙如生不。生死遺憾。付之牢愁。跡雖易考。事終可羞。兄亦慨然。歸安此邱。

### 衆祭潘用和文

嗚呼。鄰里親戚。朋友故舊。此人情之至隆。而人道之所繇立也。歲時無事。杯酒相命。劇談滿引。恢諧笑謔。醉倒而不相責禮。其尤親者。則有筆硯文字之好。上窮千古。下極目前。碎事以致其切磋琢磨之意。此人情之至歡。而人道之所繇成也。俄而於朋輩之中。奪其一人而去。使其徒回皇四望。而目瞪舌彊。不知所以爲策。徒能涕淚四垂。各道其平時悃款歡愛之淺深。以爲幽明契闊之候。此人情之至悲。而人道之所

繇極也。平時朋類相從，頽然無所是非於其間，使爭心消伏而不見，惟吾用和是賴，而何以首當此禍耶。豈吉凶皆非善惡之謂，而所遭特顧其臨時耶。千卷之書，獨不如生前一杯酒，此吾徒所以爲用和千古之嘆。而寂寞身後之名，要亦何足深計耶。八人之中，惟頤年相若，惟恂齒最少，同堂合哭，以哀亡者之相去一世，不知悲樂憂歡，變故何時而遂已耶。生無所取，死無所愧，哀哀用和，致此一醉。

祭章孟容文

嗚呼。盛衰生死，固天地之常經，而悲喜哀樂，遂出乎其間者，亦情之正也。如君父子，踵相躡以取科目，而先公遂以才望入御史府，登法從，蓋可謂一時之盛者。及其以不合得罪，罪方釋而死及之，君徒小試州縣，而亦繼以死。行道之人，爲之酸辛而感涕，而況於君之母兄若弟若子乎。念昔見君，纍然在疚，撫胸呼天，天不我覆，余亦悲哽，慙不能救。今又幾時，來告君訃，盛衰相尋，如夕與晝，適其甚者，與君先後，余聞君疾之未病也，語其子以苟不可諱，勿用老佛之教以污我，及其臨訣，夜分款語，今且死矣，遂從吾父，所可憾者，棺未入土，禮壞千載，喪尤非古，如君之志，聖賢所與，君言在耳，而子忍負我，欲哭君，旣行而沮，昔君屬子於予，何取庶幾幡然而過，可補祭奠柩前，英靈鑒否。

祭孫冲季文

嗚呼。天之生子，殆若有意，變化倚伏，惟人自致，是以君子勉所未至，兢兢業業，天人之際，理之難知，乖其所恃，念子之初，亦或可避，彼其與之以識而偏於才，備其能而奮於德，文足以自見，而勞於成名，志足以

自立而困於無命。子憂其才之不足。余獨以德爲可貴。子方以名爲可求。余獨以命爲可畏。今余不幸而  
言中。使子賚恨而入地。重慈親之憂。有幼子之累。父必以咎而自歸。安在其子之有罪。然皇帝王霸之道。  
聖賢士君子之學。平時樂與子共之者。直事瓦解。而余尤不自知其多涕也。嘆來者之未涯。傷疇昔之有  
愧。苟子之姓名。與我隱顯於百世之下。則或爲九泉之慰。

### 衆祭孫冲季文

嗚呼。十人之聚。則有短長。命也不齊。固理之常。積而至百。胡可較量。念昔相從。意氣方張。禍福之來。孰避  
孰當。而謂如子。適是不祥。不祥何尤。當之可傷。相與別子。列以豆觴。汝飲滴酒。如在吾旁。所謂學者。帝霸  
皇王。追念此志。有淚盈眶。爾友咸在。爾魂茫茫。爾不能飲。飲爾以漿。各以意接。言不能詳。失聲而號。痛裂  
肺腸。何以慰子。沒身不忘。道過爾墓。悵望斯岡。千載吾銘。歸安其藏。

### 祭宗成老文

亮年十八九時。諸公不以爲不肖。雖大父行。父行。往往辱與之游。其後又與年輩相若者。相與上下其論。  
晚乃與一時後生相從。講畫。雖才俊比肩。可喜可愕。至於動心怵目。無所不有。然其厚德偉度。要不復前  
人比。以故尤思與父行游。不厭。公於其閒。厚德偉度。尤爲傑然。而旣親且舊。其慕用不一端而足也。乃亦  
竟死耶。八十之親。子又方冠。一第何爲。萬事冰泮。盛衰相尋。百年之嘆。人物藐然。寓哀一奠。

### 祭妻弟何少嘉文

嗚呼。恩莫隆於姻戚。義莫重於朋友。民之秉彝。士有常守。類而聚之。各從其厚。聯而合之。既厚且久。聖賢所謂捨是則否。我與子姻戚也。而講論辯說。我爲子剖。子於我朋友也。而患難倉卒。子獨我救。緩則游從。急則奔走。不期而應。如左右手。我寡兄弟。賴子以沒首。世俗道薄。賴子以遮醜。天胡不仁。爲此舛謬。夜半負舟。疾馳恐後。古亦有之。顏夭壽。獨子遭乎。亦我有咎。嗚呼。此其禍變。豈復吾之始慮耶。以子之平生。亦何以致此荼苦耶。事母能以色養。至於左右之無違。事兄不以病替。至於憂喜之無忤。敬其弱妻。而裏言不用。撫其幼妹。而恩意孔煦。尚賢睦族。以任門戶。敬老慈穉。爰及行路。人爲我役。謹其喜怒。人食吾利。同其欲惡。節彼我飾。行以內恕。年未三十。動有常度。仰止聖賢。行矣而著。胚胎旣成。軒豁呈露。子之望我。亦以此故。我困禍患。失其故步。子抱不滿。交臂而去。道之云遠。人遇其遽。非道弘人。歸咎無所。百爾所思。豈亦有數。我辭非悲。我淚如雨。有知無知。一息千古。

祭徐子宜父文

前賢旣遠。源流莫繼。卓彼諸儒。尋廢起墜。後先相望。曰同而異。歲晏屹然。惟公之子。非子之能。於公實似。言取其信。動必以理。孝友慈恕。儉恭和粹。儀刑後末。子鍾其美。枝葉扶疎。有本如是。子登王朝。日躋臚仕。羣公相敬。資以行志。退食從容。教忠無愧。朱衣銀魚。寵褒沓至。何如蒼天。成此永喟。道之云遠。幾人能遂。無以考祥。曷視其履。公雖邁邁。道則自邇。盡道爲難。從公則易。進退莫安。死生孰計。終天之痛。惟子之瘁。子曰已哉。朋友則未。相與盡哀。繼以寬譬。嗟乎公哉。非以私意。庶幾饗之一觴之酌。

祭陳聖嘉父承務文

嗚呼。昔我先祖。以氣自豪。公方錄一縣之事。歲時相往來。以同宗故。甚相好也。我先君與公之子。生同歲。少同學。而不肖無狀。因得敍族屬。以自附。聞公之喪。匍匐哀慟。若已有之。比其葬也。亦復効薄奠。以載其區區之意。非無從而至此也。惟公早稱善人。晚錫爵命。念平生細大之事。莫或自欺。雖一死契闊之餘。故應無憾。有昭靈識。樂舉余觴。

祭凌正仲父文

惟君力足以自拔。而志念不出於鄉閭。才足以資世。而事業止關乎門戶。孝友慈愛。人無閒言。規矩準繩。身有常則。富而好禮。惠以使人。子有一於是乎。吾必謂之學矣。居雖異縣。心則知君。及夫事變之驚悼。困於禍患之奔走。意料不到。倉卒何關。聞君之喪。嗟已後時。哭君之柩。沮於及境。徒有遺憾。夫復何言。一醉之哀。半歲而遣。昔者君之子。姓多不見鄙。故論君之平生。獨爲甚詳。魂乎來歆。言也無愧。

祭王木叔父文

嗚呼。父子之恩。沒身莫酬。四民孰貴。士兮好修。昔公有子。讀書是謀。亦旣得仕。惟友之求。堯夫子復。共仕吾州。少望正則。又拔其尤。我亦登堂。厠比英游。公居其間。意好綢繆。亦有甘旨。共此拍浮。賓主上下一笑。夷猶。謂彼茅容。少見未周。退與婦言。有此客不。非子能賢。實父之繇。十五年間。參差去留。進登王朝。或死以休。或掇巍科。或官遐陬。我獨窮甚。豺狼是投。賢子何爲。逆風撐舟。公亦厭之一病不瘳。嗟乎哀哉。逝者

如流。死生異道。窮達不侔。孰爲此者。蒼天悠悠。未有已時。寧有定憂。積者厚矣。令子之收。鄙文侑奠。以享諸幽。

祭彭子復父文

嗚呼。生稱善人。死表於墓。曰處士之墓。古人務實而不務設飾。所以貽範於其鄉也。衆之本教曰孝。國人稱願然曰。幸哉有子如此。古之人爲人子者。由微而至著。所以達其父於天下也。如公之父子。蓋亦庶幾於無遺憾矣。七品之服。以爲封。千里之寄。以爲養。夫婦相對。子女無缺。而相羊於七十五歲之間。天之報施。亦豈徒然哉。昔公之子。初官金華。我從之游。道義靡他。拜公堂上。質實無瑕。從容二林。相與如家。子登朝列。公壽方遐。我困囚繫。公天一涯。死生禍福。相去有差。晚節末路。共此嘆嗟。墓有宿草。計程則賒。雖死不朽。是耶非耶。情則至矣。儀匪靖嘉。臨風一酌。涕淚交加。

祭金伯清父文

嗚呼。讀書取於庇其身。治生取於足其家。身苟庇矣。有開其華。家苟足矣。不導其奢。設心措慮。造端不差。報施常理。爲應匪賒。故諸子力學勤生。統緒既定。宜君之暮年晚景。付託良佳。何一旦之逝去。致有識之咨嗟。況於樂善之不倦。重以內行之無瑕。壽不應嗇。理宜有加。天之蒼蒼。其正色耶。若伯清者。善人非耶。雖倚伏之終在。而變化之周遮。念歸怨之何所。矢陳辭之靡他。追疇昔之樽酒。爲今茲之靜嘉。謂冥漠之如在。想英靈之未遐。苟余誠之可享。豈多言之爲誇。旣升堂之不見。宜有涕以無涯。



祭王文若父母文

嗚呼。富壽好德。康寧考終。此所謂五福。而權勢榮華不與焉。蓋五福上下之所通。有爲人者不可不自勉。以待正命也。如君之伉儷。雖不至於期頤之壽。然富而好禮。平時無甚疾病。而以令終。先後一年。而相從於地下。而又有子以似之。其於五福。蓋亦庶幾於備矣。亮之於君。居雖異郡。而壤地相接。聲問相通。雖不覩其丰標。而審其平生。敬其吉德。曾未得握手接殷勤。而君之耦以訃來。亦嘗爲君之子驚悼失聲矣。禍患奔走。欲一遣慰。未能也。而君又以訃聞。嗟乎傷哉。如君雖可以無憾。而人子之心。奪之中道。鄰壤之敬。失之須臾。其爲傷嗟。寧有窮已。一奠併致。寸誠孔昭。靈其有知。我亦出涕。弔君之子。惟後是圖。

祭王文卿父母文

嗚呼。昔我諸兄。與其鄉人諸友。及從先公游。磨礪乎道義。而服膺其家範之懿。至今在耳。歷歷也。及公之身。積愈厚。而收愈薄。克有賢配。以無忘先公之訓。惟我一二人。獲與諸子周旋。先世之德。至是而愈文矣。天之報施。意與人合。變化倚伏。一闢一闔。夫婦繼亡。有來或遇。何以占之。送車雜沓。



# 龍川文集卷之二十五

## 祭文

### 祭妻祖母夫人王氏文

嗚呼。一婦不織。天下必有受其寒者。夫人之勤。始終若一。豈徒以起家之不可安乎。室無妄用。則男子無苟取之心。夫人之儉。不閒於有無。豈徒以貧富之不可常乎。至於察人之所不察。而闔內之情畢見。愛人之所不愛。而一家之勢常平。此所以夫不勉而正。子不督而賢。聞言不卻而息。長幼不約而親。而天下之爲人婦。爲人母。標行義以自見者。比夫人蓋猶未足以爲賢也。生不願知於人。死不見著於史。惟餘此心。無成有美。矧亮不肖。烏知夫人亮實有婦。夫人之孫。十年登堂。誨言在耳。因跡以觀。其平如砥。昔亮之窮。棄不足論。夫人撫之。綈袍之溫。一飽有時。解顏以喜。感念之恩。如實出已。年餘八十。德浮於年。哭不可留。路及九泉。

### 祭姨母周夫人黃氏文

嗚呼。昔我外大父六男二女。而我先祖妣實外大父之女弟也。故許以女歸我先君。而外大父母相繼卽世。於其中間。六男摧落無餘。故我姨母幼育於我先祖妣。及笄乃歸周氏。然後黃氏所存惟二女而已。我先妣每念及此。輒不欲生。歲時祭享。遂託於陳氏亮自幼時。固已識我先妣之戚憂。常懼力之不足以任。

其後也未幾我先妣以盛年棄我諸孤弟妹交託於周氏亦惟我姨母是撫不獨黃氏之責萃於姨母之一身天下閔凶我姨母復得末疾猶以藥物自扶每力疾而語亮曰汝克自立我姊賴汝以瞑目然黃氏於茲盡矣汝母寧無遺憂乎亮投淚以告方扶持百年是望毋爲是不祥之言然心亦憂之不圖其遂至此也天乎酷哉天乎痛哉以亮之不肖懼將遂墜陳氏其能保有黃氏之墳墓而饗其鬼神以安我母我姨母之靈於百年乎念我姨母如我母存死而可代敢愛此身今其已矣責將誰分長慟大號告我後人

祭妻叔母喻氏文

嗚呼念不肖之疇昔嘗受知於夫君妻以其兄之子教以古人之文雖有孤於此意豈不懷於過恩俄永隔於生死無所効於賤貧惟胸中之耿耿蓋可質於明神晚抽頭於禍患幸日暮之晏溫事夫君而不及有夫人之尙存願誕彌之再拜終此禮於千春寧夫人之盛德使我志之莫伸環親戚而聚弔獨計昔之後聞雖本末之可察年長短之易論望新靈而哽噎話往事以酸辛尙至心之可恃與薄奠而共陳豈多言之自解庶或格於尊魂

祭林和叔母夫人文

嗚呼欲知其母視子之賢子賢而達母享其安富貴尊榮百福具焉飛騰之初而母棄捐此在人情孰不盡然況於其子寧望生全孰爲此者嗚呼蒼天栽培傾覆倚伏變遷一往一來如環無端有幸不幸理難槩然必其在人爲之後先吉凶禍福則罔所愆雖愆不愆其終不偏天人相因縑牽絲連衛太夫人和柔

靜淵。夫婦如賓。烝嘗吉蠲。衣不慕侈。惡其敝穿。食取則足。惟其潔鮮。七品之封。八十之年。康寧考終。子孫滿前。凡我鄉井。三數衣冠。錙銖而較。莫我扳援。先德如此。厥有繇緣。子心罔極。曰不其延。於今未足。視後必填。安得彤管。大此幽鑄。我辭之悲。抑揚周旋。有是寸誠。薦之薌羶。

### 祭徐子才母夫人文

嗚呼。天之運行。爲有常。人之祈望。爲無已。年踰八十。身爲命婦。康強無疾。奄然而逝。世之得此。其能幾人。天之報施。亦不薄矣。子有盛名。方爲時用。挈其才具。欲飛輒止。高高在上。事固難量。人之所期。豈有窮哉。天非獨吝。人非無厭。天不如是。則不足以言天。人不如是。則不足以爲人。送車千輛。祭者數百人。交有淺深。義有厚薄。或哀或念。其情如一。行路觀者。爲之太息。死生之際。無一可憾。人各有心。非力可取。地道無成。固有終矣。安歸于土。惟善惟最。

### 祭葉正則母夫人文

嗚呼。昔余識夫人之子。於穉年。固已得其昂霄聳壑之氣。自其客居永康。每一食未嘗不東向。悽然有時。繼以淚下。曰。吾家甚貧。而吾母病。飲食醫藥。宜如何辦。又以勞吾父之心。吾將何以爲人子。余於是時。雖未獲登堂之拜。固知夫人之甚慈其子。而爲之子者。固自爲可。且余有父不能養。余甚有愧焉。數年以來。夫人之子。大放於古今之書。凡聖賢之用心。與夫後來英雄豪傑之行事。觀其會通。而得之所以與時偕行者。於是四海友朋。如夫人之子者。可以一二數。而天下之人。有以觀夫人之爲人母也。旣而夫人之子。

又以甲科歸拜其親於庭。併世俗之所謂榮者而竝得之。人皆謂夫人之疾宜自是脫然而竟以不救。豈世俗之是非休戚。一不以攬其心而繇疾至死。一一自有條理耶。疾與死非人力之所可爲。而所可爲者。夫人既加於人一等矣。常情之遺憾。又何以陳之。夫人之前耶。然夫婦母子人之至情。死生之際。不可以理譬解。夫人之子與其父。宜何以爲心。而朋友之涕。亦不自知其潛然也。重岡一水。寓哀於文。匍匐之救。有覩古人。

祭趙尉母夫人文 師旦

嗚呼。三釜及親。捧檄而喜。仕非爲貧。亦以養耳。孰不生男。其成有幾。人曰幸哉。有子如此。吁嗟夫人。亦既有子。人事好乖。欲飛屢止。千尋之木。困嘗在始。及其干霄。條達自遂。君子知之。順變以俟。亡者安焉。身後無愧。賁及九泉。彤管有煒。登堂莫及。聞風而起。歸旆翩翩。道出下里。篋之浹旬。失之寸晷。一奠之敬。竟成追致。交道之難。難於生死。

祭王道甫母太宜人文

嗚呼。宜人少從其夫。艱勤以起家。晚從其子。驅馳以赴官。三年簿領。一月朝行。而經膺千里。專城之寄。板輿之樂。人生亦可無憾。羣賢聚朝。召命鼎至。而遽罹蒼天罔極之痛。喪車之行。識者以爲大哀。人之隱憂。子之巨創。交發竝至。其胡可言。嗚呼。人壽百歲。獨不可以八十九乎。貴極人臣。獨不可見其子爲卿監。法從乎。天運之公。人心之私。苟其相值。公私合一。厥或參差。爲此臬兀。富貴之來。半道而失。終天之恨。寧

此秒忽某向與令子爲琨逖之相期晚節末路蓋管華之異向跡雖小戾心實如初追念昔遊幾成一夢  
值茲凶變共哭三衢趣報兒曹令陳薄奠指日東望臨風涕零

祭錢伯同母碩人文

嗚呼大家世族垂三百年方其盛時二浙惟錢被兵日少有此山川尺寸必爭俄而華顛棄如敝屣聖明  
當天祿以報功位以象賢著忠令甲吳寶與肩代不乏人母儀是先瞻惟后族和柔靜淵女美夙著女訓  
素嫻有德有容衣此華鮮有禮有節饗夫薌羶齊實吾偶作配其緣生兒大佳胎教固然兒亦自力取友  
心端有聞于朝進服班聯持節分符于蕃于宣風采間見仁愛則專板輿有教奉以周旋庶幾色養不爲  
變遷天子曰歸赴我詳延綵戲之樂所居而安子心罔極福無十全登進方隆忍此棄捐嗟舊封部遺愛  
在焉豈我一夫爲是惓惓弔死唁生困於拘繫祥除伊邇寧發慰言一奠之誠不懈愈虔天運參差惟偏  
非偏

祭樓德潤母夫人文

惟靈守寡之操有以參列婦於古先撫孤之仁有以見夫子於地下所積之厚所收不微板輿東西厦屋  
終始年踰八十爲人子者寧有滿時命至再三有國家者以錫類耳雖天報之未殞而人道之有終念一  
旦之息微所不忍見追平生之色養詎其克堪此賢嗣之所以創鉅而痛深而朋友之所以哭哀而涕出  
舉觴而薦豈曰無從望堂而登於茲永已

祭鄭景元母夫人文

嗚呼。盛衰消長。相尋於無窮。是非毀譽。交發而未定。此世人之所共歎。而君子以爲有命。方夫人之盛年。悼其夫之已竟。念二子之何學。寧利名之足競。嗟長公之山立。儼獨矜於細行。蔚羽儀於廟朝。樹後學之審訂。越仲子之鷹揚。慨砥節於清勁。不充詘於崔嵬。無幾微於蹭蹬。宜世道之有關。詎門戶之私慶。以還報於地下。謂婦德其特盛。曾歲月之幾何。掩風波之交迸。彼山立其何罪。躡夫人而目瞑。此蹭蹬而不已。遂得名於不令。矧窮達之小異。豈平生之退聽。噫。夫人其何爲。與此變而俱病。雖自古之或然。冀天定之能勝。不然。則盛衰消長。是非毀譽。乃足以汨人之正性也。耶。人欲若浮。天理如瑩。物必有對。鸞鳳梟獍。其順其背。或掩或映。參差不齊。於終必稱。受命於天。惟舜也。正長公有知。告我曰。敬其存。謂何。盍亦自靖。逝者如斯。萬事墮甑。委曲則巧。直情則徑。匪人可欺。寧我不佞。尊魂如在。雖幽不懽。揭虔妥靈。斯言有證。

祭邱宗卿母碩人臧氏文

嗚呼。母子之愛。不出於閨門。而足以闢天地之造。閨闈之懿。不出於鄉閭。而足以起薄海之敬。此其輕重繫之人。而真足謂人者。固未易以一二數。雖隱德幽光。亦將不期而暴白也。一世人物之英。百年廊廟之具。而碩人生之。豈不有關於天地之造乎。三品榮貴之養。上壽康寧之福。而碩人享之。豈不遂起薄海之敬乎。碩人之婦道。固天下之爲人婦者所取以爲法。碩人之母儀。而天下之爲人母者。雖欲想望其庶幾而不可得。使盡發其平昔之所有。則碩人之不朽。固不在於言語文字之間也。終天之痛。人子之心。豈有



窮哉。宿草之哭。封部之人。其哀如此。仰惟靈識。俯鑒精誠。盡以餘悲。泄之一奠。

### 祭盧欽叔母夫人文

嗚呼。多男之祝。聖人不棄。則百斯男。徽音執嗣。兩姓之合。似續爲貴。琴瑟既調。男多受祉。嗟惟夫人。尅意絲泉。祭祀酒食。旣嘉且旨。家道用裕。人心不貳。開厥後來。相導以理。一男克立。問學自詭。聲問昭宣。亦母之美。或幹其蠱。或尙其事。諸男森然。分頭竝起。百足之蟲。不偃其死。死而不亡。亦惟有子。閩內之懿。聞於井里。日夫旣行。今亦往矣。人壽有涯。子心罔旣。死生大變。孰可寬譬。號呼蒼天。感念終始。一哀出涕。朋友之義。我困于囚。義亦凋悴。追作此文。尙千萬祀。

### 祭蔡行之母太恭人文

嗚呼。以太恭人之盛德。而不及竟壽考。以成子之養。以令子之純孝。而不及登華要。以致養其母。此朝士大夫之所共歎。嗟。朋友之所爲流涕。而天之所以爲天。其不可知者。類如此也。雖然。太恭人之壽及中矣。令子亦有列於朝矣。夫君旣沒。整齊家道。母子相與爲命。以致菽水之歡者。又數年於此矣。諸子稍稍自見頭角。而爲母爲兄者。亦庶幾可以無負矣。等高下而較之。雖太恭人之母子。所以自盡者。甚至而天之所以報人者。亦不至於甚謬戾而不可合也。五福之難全。其來非一日。而一事之稱心。亦有以自歸於九泉。況其可以自寬者。不旣已多乎。歸從夫君。而兩愛子左右之。責當門戶。而四兄弟先後之。死者無所憾。生者未易畢。朋友之救。不能匍匐。樽酒之酌。有如皦日。

祭李從仲母夫人文

嗚呼夫人。事夫有禮。而不同其老。教子有法。而不及其成。望有所止。而事固難平。雖助緝其家。始末之可念。然康強以老。死生之可驚。寒暑不能無代謝。弦望不能無虧盈。人生不能無欲。有欲不能不爭。苟在我有自安之分。則在人無不盡之情。終天之痛。聖人以三年爲斷。顯揚之孝。人子以終身爲憑。恍吉祭之日。必揭虔而妥靈。稽一尊之奇禍。乖大義於平生。尙時日之可考。儻素心之易明。寓不足於薄少。徒黯然而涕零。悵音容之已遠。寧警歎之或聆。庶彤管之可恃。豈龜趺之足徵。

祭郭伯瞻母夫人文

何郭大家。里閭相望。世有姻連。成此吉昌。夫人柔淑。於何用彰。出從于郭。適合其當。女功姑置。婦職是襄。外餉賓客。內謹烝嘗。必敬必戒。頃刻敢忘。宜家宜子。拱立于旁。瞻惟夫君。以志自強。藏鏹巨萬。詩書是將。論德聖賢。結交老蒼。無以相之。歲月茫茫。今其已矣。有來感傷。吾事未了。付之諸郎。兒亦自知。若何終喪。弔者在門。有淚浪浪。

祭凌存仲母夫人文

閨門懿行。足以爲世母儀。死生大節。足以配古列婦。第知有子之可恃。亦以聽天之所爲。門戶方興。世皆知其爲陽報。庭除日美。人亦願其以壽終。胡不百年。究此大數。無寧一夕。困於小疴。樹欲息而風不停。子欲養而親不待。昊天罔極。從古難言。朋友之哀。託文以訴。

祭葉正則外母高恭人翁氏文

嗚呼。惟恭人生長儒素。孿于勳門。匪惟勳門。國之戚姻。德尙多有。貴無與倫。方其盛時。震動簪紳。中更多事。散而之溫。大家世族。能幾人存。粵其存者。往往瓜分。各求其配。惟德是論。恭人宜之。豈適王孫。亦惟其德。相待如賓。自飭以禮。自督以勤。再立門戶。其命維新。賢士大夫。以類而親。有酒既旨。有殽既珍。爰多受祉。以友輔仁。相夫至此。有終則坤。云胡不淑。遽以訃聞。使其夫子。號叫云云。恭人甥館。第一輩人。亮忝交久。義同弟昆。一奠致哀。詎曰無因。恭人饗之。以誠非文。

祭妻姑劉夫人文

嗚呼。夫人有兄女爲我婦。諸孤是以譖我以銘墓。婦德女美。吾辭略具。親戚情義。亦旣悉吐。云胡今者。猶此驚嘯。所不忍見。輻車卽路。萬事瓦解。音容莫覩。五十餘年。遂爲堆土。杯酒從容。莫復其處。時節間信。敬致無所。慟且出涕。皆以此故。兄女昔者。固嘗奔訃。余乃不與。會葬之數。事有後先。歸壽其母。溯風而號。有淚如雨。生必有死。在昔自古。哀樂從之。人道如許。後先相送。懼失常度。觴酒豆肉。至情所寓。門庭徑塗。魂猶有據。是耶非耶。母亦小駐。異時夫人。嘗命兄女。遇有海錯。惠不妨屢。雖小戲劇。未酬前語。今亦稍稍。以登于俎。尙如平生。以享此不。千古話說。何時可茹。

祭妹文

昔吾母十四歲而生我。又二年而生汝。次兄。又二年而一男不育。明年遂生汝。自是不復有子。比我年二

十有三而吾母以盛年棄諸孤而去。未終喪而吾父以罽罽困於囚繫。我王父王母憂思成疾。相次遂皆不起。三喪在殯。而我奔走以救生者。我妻生長富室。罹此奇禍。其家竟取以歸。吾弟亦挾其妻而苟活於道旁之小舍。獨汝與一婢守此三喪。匱焉在疚。人不可堪。汝左汝右。悲涕橫臆。見者疾首號呼。蒼天竟不我覆。余時無策。副前失後。大慟欲絕。出入貿貿。念汝之窮。冀以死守。雖余亦復慚不能救。異時得脫。均此貧富。外表之姻。母意已久。余欲中變。孰任其咎。薄力未周。成此菲陋。汝既畢縶。余終面垢。吾妻視汝。過於女厚。歲時存問。肯有遺漏。天知地知。余心未究。見母地下。一一可復。三載之間。禍患輻輳。當路欲殺。刑不易受。搏手待命。大明當晝。親故反眼。孰匪我寇。汝與吾妻。涕泣消瘦。歸視我行。病輒顛仆。余亦失驚。庶天之佑。長號而別。事亦大謬。我遭羅織。命落人手。汝既喪夫。而子又幼。念此計窮。病亦宿留。天不可登。地無所叩。瞑目長往。如犬入竇。余望網羅。如鹿在囿。內外隔絕。迷此惡候。生死永訣。豈曰邂逅。汝責未了。我禍亦驟。當使汝子。稍識香臭。死而可忍。木亦難就。鑿刪勃峯。自容宇宙。余復何言。無與石鬪。汝其有知。饗此觴豆。

祭徐子宜內子宋氏恭人文

嗚呼。婦容罔失。宜其家室。求我庶士。迨其既吉。婦德可親。宜其家人。夫夫婦婦。人之大倫。恭人之初。兩姓既社。外事詩書。內事絲枲。厥德交修。相尙以理。道德性命。施于女美。曰父而舅。曰母而姑。承顏順志。上恬下愉。賓客朋友。親族戚疏。一有不類。則匪我徒。祭祀孔豐。酒食惟潔。職所當爲。力兮必竭。家道肅穆。衆心

允愜。胡不百年。以及永訣。男拋未下。女失所依。矧姑鍾愛。涕淚交頤。思與婦計。楚相可爲。寧忍俱棄。命乖所期。畿內使節。罹此悲哽。有來貴富。年不偕永。一生辛勤。半道乖梗。事之難平。有幸不幸。言念昔者。嘗獲登堂。拜母之餘。爲壽于旁。友好念篤。克相無疆。再拜遺酌。觸事悲傷。遭此大變。出淚痛腸。魂靈縹緲。如在洋洋。

祭薛象先內子黃恭人文

恭人嘗誦釋迦摩尼余略之故書紀

惟恭人生於巨公之家。嬪於名儒之室。少不以富貴而自驕。晚不以從容而自佚。聽妾媵之宵征。撫兒女如己出。小星從參與昴。取其所依嚮。而不止於貴賤。鴈鳩居鵲之巢。取其拙於更改。而不止於均一體。地道之無成。致闔儀之靡失。率是以行。其永迪吉。曾和鳴之幾時。而契闊於一日。用其于歸之相宜。變其弗及之佇泣。命也何言。天乎難必。爲故人而一哀。豈平生之永卹。雖薄禮之匪嘉。矧寸誠之敢忽。望畫嬰之無從。庶彤管之有述。

祭王丞內子文

嗚呼。伉儷雖以義合。而相配相求。天實爲之。脩短固有命存。而且感且傷。人實當之。況其配也。於天下爲最佳。及其傷也。於天下爲最慘。此長號大慟。所以不能自己。而朋友不敢以理相譬解者。亦知情之未易奪也。嗚呼。天乎。人乎。是皆不可得而知。而死者渙然冰釋。生者怡然理順。乃於處變爲無憾。而人常未易至此。雖託契於夫君。豈能保安人之釋然耶。情之所窮。理之所在。一酌之不敢廢。語言之不敢苟者。不敢

以死者爲無知也。安人豈以其言爲墮於杳眇而不足聽耶。情文苟稱。安人其鑒之。

祭潘叔度內子朱氏文

嗚呼。夫婦至情。蓋天所敍。死生契闊。則亦有數。慨我良朋。又失賢婦。和氣滿門。莫求其故。數則靡常。非吾始慮。婦德隱然。其略可具。生長膏梁。樂嬾儉素。兒非己出。同此孺慕。室無閒言。以及諸姒。有姑婺居。足樂遲暮。入門生敬。德聲載路。云胡一旦。使我驚嘖。友朋之苦。託詞以訴。

# 龍川文集卷之二十六

## 行狀

### 吏部侍郎章公德文行狀

初公年十六。屬方臘唱亂。睦之清溪。環浙之東。鞠爲盜藪。公父朝散懼無全理。則分幼子及衣一箱付公。曰。以是屬汝。吾以汝母亦從此遁矣。公奉命崎嶇山谷間。僅得不死。賊平。挾其弟歸拜朝散。而箱故無恙也。自幼穎悟。讀書不苟。善爲詞賦。而窮經旨。至廢寢食。中紹興二年進士第。釋褐授處州青田縣主簿。嘗攝邑。兩稅舊法有上中下三限。是年夏稅。太守風告諸邑。及上限足者。吾任其材。公以爲民力不能辦。且法不可爲也。太守大怒。公辭邑事。不可。則以次第督之。使無越舊限而已。秩滿官陞。左從政郎。授處州麗水縣丞。改御前軍器所幹辦公事。辟兼川陝宣諭使。司書寫機宜文字。以勞得左承直郎。用薦者改左奉議郎。幹辦行在諸軍審計司磨勘。轉左承議郎。公外舅樞密都承旨鄭公剛中宣諭川陝。故辟公以行。鄭公留宣撫四川而公歸矣。會權臣秦檜欲文致鄭公死地。賴太上皇帝不可。猶以罪罷。公亦爲言者論去。未幾。轉左朝奉郎。主管台州崇道觀。添差權通判宣州。轉朝散郎。時魏公良臣得罪里居。公嘗以事忤之。良臣不堪。公不爲動。良臣繇是知公。秦檜死。良臣入參知政事。奏除公兩浙提舉市舶公事。舶司寶貨之府。公自常俸外。例所可得。公一不取。對人亦不輒非前例。轉左朝請郎。差知建州。州軍糧久不給。軍情洶

洵至之日。爭走拜馬前。時公帑緡錢不能三萬。公徐諭之曰。汝輩第各歸營。得一月。當次第給矣。立案稅籍。得豪民姦胥要領。及期。軍用沛然。於是省教條。寬科率。與吏民相與守法而已。不事風采。而去思蓋不能忘也。連丁朝散及夫人薨。服除。得知鄂州。鄂當水陸之衝。虜分兵扼上流。朝廷出禁軍戍鄂。一日至或須船千艘。若馬五千匹。公度不可辦者。奏聞。餘悉給無留難。當此之時。朝廷置武事不問。餘三十年。竝邊百姓。至不識兵革。虜卒棄好。流民不知所爲。更居迭去。鄂往往不復故民。公區處不遺餘力。民得不以兵事恐動。州納秋租才五千斛。上供至萬斛。他須稱是。公視酒稅籍。得贏錢立辦。人不測其所以至此。往往神之。公戚焉。若不自得人。亦莫解也。鄂民相與遮監司自言。公實愛我。願從朝廷別借公一歲。監司欲以聞。公笑謂曰。諸公庸知非某意耶。且朝廷未易欺也。某不自愛。懼貽門下羞。不果聞。除兩浙西路提舉常平茶鹽公事。漕司常貸常平緡錢二萬萬。至是已數年。漕司置不復言。常平亦不問。公嘆曰。此非法意也。民不知賴矣。立移督之。而戶部復請貸三萬萬。公甚難之。銜命小校恥不卽得出。不遜語。公叱之曰。此聖旨耶。常平民命也。猶當以法奏覆。不然。奴何敢爾。退而嘆曰。官不可爲矣。戶部尋知不可。公亦不欲自異也。今上登極。覃恩。轉左朝奉大夫。明年。轉左朝散大夫。又明年。召除尙書吏部員外郎。兼皇子慶王府直講。乾道改元。爲郎中。除殿中侍御史。兼侍講。遷侍御史。公上疏。大略言。祖宗之大讎未報。中原之故地未復。嘗膽之志。可少忘乎。歡好常敗於變詐。師旅或興於無名。敵血之好。可久恃乎。至於淮壘瘡痍。江浙饑饉。邦財未裕。軍政久墮。士風壞於奔競。朝綱撓於私曲。此皆當今急務。不宜以偃兵而置度外也。又上言。



願以財賦邊備二事專委大臣集羣臣之說參訂其可行者置局措畫假之歲月以責其成如以爲今之大臣不足任願精擇可任者任之不然因循苟簡臣恐後日不可悔也又請博求武勇以備將帥之用三十年來將帥以事廢罪不至誤國者願一切與之自新又嘗因水潦有旨侍從臺諫條具闕失公上言苟人事皆得其實是乃應天之實也人材欲取實能政事欲取實效諸所進用必考其實使一時虛名求售者不得冒進然後申勅有司視朝廷利害如在其家與其身不得以文移虛具上下相蒙人修實行事建實功上施實德下受實惠應天之實宜無大於此者時朝廷令兩浙江東人戶爲田一萬畝者糴米三千石抑配度牒關子之屬公以爲事類科斂無體民經國之意朝廷以經用不足議權拘郡縣職田公以爲所得不足以當大農一日之數自爲紛紛損失大體戶部侍郎朱夏卿以交子兌發諸道常平錢一百萬緡公上疏以爲自立常平以來其間用兵多故主計之臣固嘗出意趣辦獨常平以民命故法不得睥睨夏卿何爲者而敢輕壞成法又公鑿交子不得支用欺罔不顧忌法不可赦知池州魯訥以竹生穗實爲瑞竹圖之而囊其實來獻且言飢民實賴以食公上疏以爲物反常則爲妖竹非穗實之物是反常也竹生實則林必枯是妖也以妖爲瑞是罔上也況飢民有食糟糠者有食草根木實者食土之似粉者豈以爲是珍於五穀哉猶愈於死而已管牧民願使其民至此猶以爲瑞而獻之乎佞邪成風漸不可長又言給事中王時升似樸實詐足以欺世亂俗右奉直大夫謝鐸嘗事僞楚不宜叨世賞無以示爲臣者上皆從之初公嘗上疏言陛下臨御以來首禁監司太守數易今往往無故輒易矣添差官不許釐務今稍稍

放行矣。初改官人惟許注知縣。今有經營得堂除者矣。有差遣人不許再易。今圖換易者紛然矣。至於蔭補初出官者。法當銓試。今有堂除免試者。京官合入監當。今有徑得職事官者。私意勝而公法爲虛文。不嚴加禁戢。則公道蕩然矣。旣而開放未銓試人。魏好信等已四五十人。參知政事虞允文意頗主之。公不樂也。卽上言。今春銓試已中者。率待五六年闕。而黜落者乃得美除。以援廢法。以私害公。事雖小而所係者大。乞竝行追寢。不惟略存公道。亦清仕流之一端也。朝廷嘗揀發諸路廂禁土軍。若五分弓手。就闕行在所。籍爲忠勇一軍。隸步軍都指揮使戚方。約防秋罷遣。還所在郡。隆興元年。留不遣。明年。又留不遣。至是。猶未遣也。軍人相與詣臺。自言。公移牒樞密院。不報。軍人不堪。往往竄去。公卽上言。足食足兵。爲政之先務。聖人以爲必不得已。則去兵去食。而信終不可去。今因兵而失信。無乃不可乎。上語公曰。此軍朕所自閱。費不知限數。而欲盡遣耶。公奏曰。臣所不知也。臣所知者。人情事體爾。上曰。然則當盡逃乎。公奏曰。今逃數雖可掩。而人人心動。一旦空營迸散。不捕則廢法。捕則相率旅拒。損威失體。重爲天下笑。上曰。當與大臣議之。數日。公又上言。以爲逃數已不可掩。急遣猶慮無及。上曰。前日議猶未定。公奏曰。議未定者。是不可之辭也。臣言不行。無所逃罪。重爲朝廷惜。此舉動爾。樞臣迎合聖意。得無後悔乎。上頷之曰。更當徐議。虞允文時兼同知樞密院事。一日。召戚方議之。事復寢。一軍竄逸無留者。又相與拒鬪。不可捕。將校以下皆貶官。而方獨放罪。公言。方罪首也。不可赦。落方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仍舊管軍。公慨然曰。是不足問矣。卽上言。參知政事兼知樞密院事虞允文。輕狂傾險。敢爲大言。以文武自將。今居其位。而胸中無

有挾私任情。大略可驗。公以爲允文不去。天下不復有法。連章論奏不已。允文竟罷去。時參知政事錢端禮以肺腑與政。丞相久虛府。朝議以爲旦夕當同拜。允文去而端禮之議亦寢。公亦得罪去國。初公在浙。西梁侯彥得中旨。措置酒庫。公不以職事左右之。俊彥不滿。比去。問公所欲。公唯唯不對。及俊彥幹辦皇城司轉官。獨不行臺謝故事。公劾俊彥廢法。俊彥竟以贖論。會公除吏部侍郎。力請罷去。上怒公辭免不遜。有旨放罷汀州居住。或爲公言。是行俊彥有力。公正色曰。吾事君不知大體。分應得罪。俊彥何爲者邪。且聖明豈受人耳語。在汀七年。杜門觀書。世念泊如也。獨以不得展省先壟松楸爲恨。既有旨自便。則歸拜壟下。退語妻子。今死無恨矣。明年得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又明年以疾卒于正寢。實乾道九年閏正月之二日也。享年六十有八。娶陳氏。早卒。贈宜人。再娶鄭氏。四川宣撫副使公之女也。子男四人。濤。右迪功郎。平江府長洲縣主簿。渭。左從政郎。臨安府富陽縣丞。先公八月卒。渙。以公致仕恩。奏上充從進士。舉。混。奉公命出後。公仲弟著。女四人。長適宣義郎兩浙西路提點刑獄司幹辦公事鄭樞孫。次適進士陳楡。次適迪功郎江州德化縣主簿楊注。次適承奉郎監臨安府糧料院鄭莊孫。孫男十人。機。梅。崧。雲。卿。槩。柄。采。棣。餘未名。女三人。長適進士盧誠。餘幼。濤將以淳熙元年九月十三日甲寅奉公葬于永康縣武平鄉碧滯里三石湖之側。前葬。濤以行實爲請。且言。先君實知子亮屢道罪逆不能固辭。濤固以請。亮自惟少年時不自愛重。晚方悔悟。鄉閭故不齒也。獨公一見得之。命其子弟相與共學。一日來過。則具杯酒從容侍公語。間論天下人物。往往意合。知公金玉人也。因嘆世之量人者甚淺不足據。然嘗聞之公之子弟。公

嘗誦古詩。每向秋山拾紅葉。姓名那許世人知。輒諷詠不能已。可以觀公之志矣。然則紛紛固非其所屑也。每自幸晚學得依。而公遽下世。爲之慟且涕下。義當執筆狀公之行。以告世之有道立言之君子。而語言荒亂失緒。辭不獲。則姑次第之。公諱服。字德文。其先建之浦城人。五代之亂。徙杭之鹽官。國初來婺。因家永康。曾祖洞。祖玠。父俟。累贈右朝散大夫。母應氏。陳氏。贈宜人。公及朝散在時。爲郡朝散。得封右奉議郎。鄉人榮之。公有論語。孟子解各二卷。易解二卷。古律詩四卷。藏於家。淳熙元年夏六月晦。陳亮謹狀。

東陽郭德麟哀辭

往時東陽郭彥明。徒手能致家資巨萬。服役至數千人。又能使其姓名聞十數郡。此其智必有過人者。余不及識。而識其子德麟。德麟承家有父風。而淑其子弟。則有光焉。德麟之子曰澄。伯清者。歷從一世士君子游。異時言諸郭事。往往不同。至是而論始定矣。自德麟在時。固嘗惴惴焉。以前事爲未滿也。余獨以爲不然。國家以科舉造士。束天下豪傑於規矩尺度之中。幸能把筆爲文。則可屈折以自求達。至若鄉閭之豪。雖智過萬夫。曾不得自齒於程文熟爛之士。及其以智自營。則又爲鄉閭所讎疾。而每每有身掛憲綱之憂。向之所謂士者。常足以扼其喉而制其死命。卒使造化之功。有廢置不用之處。此亦爲國之一闕。而默察天地運動之機。則德麟之所從惴惴前事者。固足以見國家崇儒重道之極功。亦足以動識者爲天下大勢無窮之慮。非直德麟父子之足念也。夫程文之士。旣足以爲一世所任用。而其間有所謂通經篤行者。又自爲其徒所尊敬。而常若不可及。雖德麟亦旣抑望而畏服之矣。余於斯時。方將爲之長言以解。

德麟之惴惴而寧其死。其不訕謗譴斥於一世之士者。幾希。然使德麟持是以見其父於地下。庶可以相視一笑。而百年之後。當有明余心者。其辭曰云云。



# 龍川文集卷之二十七

## 墓誌銘

### 先祖府君墓誌銘

東漢之衰。太丘長陳公名實。是爲有道君子。紀羣又克世其家。位至三公九卿。司馬氏南渡。而遠從以遷。其後家於吳興。霸先遂據全吳。四世乃亡。其葬於婺之永康。號厚陵者。或曰后陵。陵今雖在。錮之以銅。不可發。莫能考其爲誰。故永康之陳。最號繁多。而譜牒未嘗相通也。往嘗有於百年居壁間。得數紙書。言譜系甚詳。有曰王曰公曰御史大夫曰龍虎大將軍者。疑其爲陳。隋間也。至本朝咸平以後。始從世俗稱號曰公。則陳氏之散落爲民久矣。亮之八世祖諱通。及其子諱隆。始自奮田間。居陵旁七八里。曰前黃。至孫諱援。遂大其家。有子四人。其三則於亮爲高祖。高祖諱賀。早夭。一子曾祖也。諱知元。宣和間。以隸籍武弁。例赴京城守禦。從大將劉延慶死於固子門外。是生我祖諱益。字進之。爲冢子。先祖少以志氣自豪。蓋嘗入舍選。從事於科舉。皆垂得而失。旣又欲以武事自奮。亦弗克如其志。晚乃浮沈里閭。自放於杯酒間。酒酣歌呼。遇客不問其誰氏。必盡醉乃止。然其孝友慈愛。明敏有膽決。蓋天資固如此也。故亮嘗竊言之。昔韓信謂酈生曰。魏得毋用周叔爲大將乎。叔亦信之等夷也。而湮墜無聞。士之困窮偃蹇。百未償一。卒坐牢落以死者。非盡智失也。先祖生於崇寧二年正月五日。歿於乾道三年十月二十有七日。先祖

妣黃氏、訓武郎諱瑋之女。其生也。先先祖一百九十有三日。其歿也。亦先六閱月。而閏後六年十有二月。有二日。始克合葬於龍窟臥龍山之下。將葬。家君實命亮曰。我高祖墳墓具在。而我曾祖爲季子。我不敢祖也。我曾祖我先祖墳墓不存。又不得而祖也。我將葬我先人於其中。俾汝毋耐於我先夫人之側。他日次第以昭穆葬。汝居其隅。以供洒掃。使自是譜系一二可數。子孫之賢不肖不可知。而吾之志不可不明也。又命亮實書其事于石。以納諸先祖之壙。亮拜手稽首而泣書曰。生有遺才。歿有遺義。地有遺形。墓有遺位。爾子爾孫其勿棄。

蔡元德墓碣銘

崇寧大觀以來。祖宗之涵養天下。蓋百五十六年矣。三光五嶽。渾爲一氣。士之及生其時者。大抵魁梧質重。無自喜多易之態。故自渡江後。雖里閭人物。往往不自促狹。進不得志於科舉。退必有以自見於其鄉。昔亮得之先人者如此。退而私察其同時竝舉之人。又得東陽蔡君元德焉。君嘗學於前參知政事王公次翁。去舉漕臺不中。始相父經紀其家。以鎮其里閭。敬老慈少。使詭猾暴橫者不得自肆。平民安之。而官事賴以省。及其父春秋日以高。爲園池以婆娑自樂。家事一不關焉。遂以忘其老。君卒於乾道九年十二月之朔。後二十有四日。吾先人亦自委棄諸孤。其後里閭所見人物。非復往時之舊。愈爲之悲傷焉。其孤將以淳熙二年十月二十有五日葬於所居相望南溪之原。病世俗之侈於葬。思欲效古以寧其父。大懼力不勝俗。謀之永康陳亮曰。是惟子之所以自獻耳。遂屬以銘。銘非吾任也。不忍使先友之無傳。而人物



氣類之變無考焉。君諱彌邵，元德其字也。不能言其所自來，蓋蔡氏之居於蔡塘舊矣。曾祖諱億，祖諱材，秉義郎，父諱友文，從義郎。君享年五十有八，娶戚氏，故處州縉雲縣丞觀光之女子。男三人：仲熊、仲虎、仲麟。女三人：陳次臯、黃煥、李開其壻也。孫男六人，女三人，皆幼。銘曰：

生足自效於州長縣正，而古制之未復。死則自隨於敝車羸馬，而非以矯其俗。尙有銘焉，相墓之木。

### 宗縣尉墓誌銘

靖康建炎之間，故忠簡宗公澤起家知磁州。當虜入長驅而南，迸散橫潰，不可收拾之時，獨憑城死守，爲天下倡。遂副太上皇帝開元帥府於濟南，及太上膺命南京，公留守京師，能以忠義鼓舞百戰之羣盜，以嬰方銳無前之鋒，懔然如老熊之當道。餘民因得賈勇從公，以奮而河北已沒郡縣，番爲國守。功雖不竟，江南卒賴以立國，是爲一代之人豪。中興之元勳也。公世家婺之義烏，皇考某，累贈大中大夫。公兄沃之子稷，亦以公故得官，至修職郎。公守磁之歲，稷生子曰武，端整重厚，絕不類常兒。比長，能爲文章，有聲場屋間。三上，卒能取世科。釋褐授饒州德興尉。便若素閑吏道者。平生與人交，樂於傾蓋，不爲齟齬疑僞意態。有承平時士君子之氣，人以謂公耕之炊之，而其諸孫食之矣。然代滿甫及家，以淳熙丙申七月二十三日死。是果何理哉。縣尉字成老，娶葉氏，子男二人：楷、林。女六人。何大辯、某某其壻也。幼未行，楷將以戊戌十月丁酉葬縣尉於去家十里熟水塘之原。大辯者，永康陳亮妻之弟。楷之妻又其女弟也。磨壙石再三乞書之。銘曰：

我思忠簡不數士穉。惟其血誠聞者興起。中興姓名與國同紀。從孫世科家庭之美。不卒壯圖。以厚來祉。後不復究其藏在此。

林公材墓誌銘

君姓林氏諱崧字公材。娶之永康人。其先從天台來。於君九世矣。初君祖父濬。父思聰。自田間積勤服業。以起其家。至君兄弟且耕且學。以無忘先世之緒。而開其來者。自是子弟始一於學矣。然君猶以爲艱難之易失也。訖晚歲不自侈大。余嘗至其門。崎嶇桑柘間。得小徑竝牆以入。計君之力非不足也。獨至於爲其子問學之費無所靳。君容貌魁然。事親能自異於等人。宜其於緩急輕重之際不足觀者矣。不幸得年五十有二。以淳熙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甲戌卒。娶徐氏。子男三人。懂、愉、慥。愉先君五年卒。孫男女三人。皆幼。君歿之明年。其孤將以十月甲申日葬於去家一望西山之原。一日慥泣然拜于庭下曰。昔慥實從章氏兄弟以來。今其葬者大抵有銘矣。奈何以處慥父。余無以答。乃爲其銘曰。不失其樸。而示以文。爾祖爾父。爾子爾孫。

孫貫墓誌銘

有宋中興之四十六年。亮始取古今之書一一以讀之。稍稍與其可者共學。而同邑孫氏之子懋實來。余愛其質性之穎悟也。不愛吾力而琢磨之。日引月長。閱四年。當淳熙乙未。余爲易其名曰貫。字冲季。以觀其成。秋七月十有三日。冲季死。余哭之慟。冲季得年二十三歲。娶陳氏。一子。後七日亦死。於是冲季之父

名序老矣。又鰥居恃幼子以養。既而以書來告。貫得吉卜。序復何心以葬。貫也。九月二十八日丙午。余率其友盧任、徐碩、周擴、呂約、周作、喻宏、喻寬、何疑、胡括、錢廓、方坦臨葬。深其坎。厚土以覆之。買石識其墓曰：天地之生生不窮。則死寧有己。惟其生死不信。是以銘之在此。

### 章晦文墓誌銘

章氏世居建安。國初有來婺者。始爲永康人。自郇公申公相繼爲宰相。故建安之章聞天下。其後百有餘年。侍郎公始以進士起家永康。晚入臺爲侍御史。以吏部侍郎去位。侍郎兄弟四人。而名著。字晦文者爲同母兄弟。晦文自少容貌偉然。把筆爲詩文。便能有不凡語。父兄特愛之。及長。疎豁奮勵。不能依阿善惡。間不幸得年四十以死。實紹興乙亥十二月二十七日也。曾祖洞。祖玠。父俟。故贈右朝散大夫。娶姚氏。無子。一女適進士徐日休。他日侍郎公嘆曰：吾無兄弟矣。我死。吾懼吾弟之不食也。命其取所愛子曰湜者。奉其後。初君死時。用子弟禮以葬。當淳熙三年。湜蓋年十有七矣。顧瞻不寧。始議改卜。將以七月乙酉葬于蔡山之原。禮無子以兄弟之子爲之後。先君之肢體一也。使其一體不廢足矣。天理人情之至。聖人所用以爲天下之通制者也。使爲之後者。更力學以顯揚其緒。則死生均可以無憾。湜嘗從予游。蓋亦知勸心於此者。是以求銘君之墓。銘曰：

體安於土。魂從其祀。謂君無子。亦既有子。

### 陳性之墓碑銘

往嘗論鄉之富人。以陳性之爲第一。吾友徐元德居厚亦知此翁可人意。而樂妻其少女焉。居厚以對策切直。得從事浙東觀察府。竟以不能曲折上官罷去。獨敬憚性之。蓋相處數年如一日。余嘗款性之門。闐然如無人聲。頃之一僮出問客姓氏。已而肅客入。主人相與爲禮。已而杯盤羅至。終不見喧嘈之聲。性之面目嚴冷。與人寡合。雖大會集。率不過三數客。遇有所往。雖百里夜半。亦疾馳竟歸。一日與鄉士大夫過予。自命行庖。具飯食畢。從容言曰。某素不解飲。一飽之外。雖留何用。予亦不強也。衣食取足。不爲分外經營。不交涉邑官吏。謁入縣庭。則不問可以知其令之賢矣。蓋其自爲過多。爲人過少。若有取於楊朱之道者。然予聞性之官劍浦。鄉人陳公質且老。而羈置在焉。性之曲意撫存之。使之自忘其爲臯戾也。居亡何。公質死。性之還自旁郡。道逢兵馬都監者往驗其死。性之囑以徐行。有檄止君矣。性之亟趨郡白事。得追還其都監者。又爲治其後事。頗悉。蓋古之義俠。所謂不以存亡爲解者。大率亦此類。繇此言之。士之素守里閭。曾不得少自概見於世者。豈必曰鄉稱善人而已乎。性之以貲補迪功郎。嘗主南劍之劍浦簿。以憂去官。而不復調矣。性之陳氏諱良能。性之其字也。曾大父本。大父思忠。父填。子男三人。琳。正已。頤。女四人。長適奉議郎詹宗堯。次曹鉞。次何椿。季則徐氏也。孫男五人。大年。大任。恂。愉。明。孫女七人。長適何源。次許嫁曹湘。餘幼。性之之配爲胡氏。以淳熙四年六月二十七日卒。明年正月七日葬。邑之承訓鄉橫渡山之東原。又八年十有一月庚寅。性之始合葬焉。性之家故多竹。不以與人。多美器用。不輕以假人。居厚每笑於余。無所不可。墓上之銘。宜頤之有請也。頤嘗從予游。郡以其名上禮部。而性之死矣。蓋癸卯十有二月。

七日也得年凡七十歲銘曰

永康之陳曰龍山曰墓西曰石牛曰西門皆嘗有列於朝曰白巖曰前黃則富嘗甲於鄉閭矣自君父祖  
嚙起清渭儼然遂爲七族而譜牒之相通則未有攷也宗法不立難乎著姓起其宗者以人而稱有蓄不  
救事特未定莫爲之先孰承斯慶銘之存也亦以令也

錢元卿墓碣銘

浦江於婺爲山邑非賓客商賈之所奔湊民生其間者往往樸茂質實力農務本家以不欠賦租相尙人  
以不歷公庭爲常恥於華言少實而以士自命故間歲之羣至於有司者亦自有數長吏至則相與安樂  
其俗而已其或貪暴自肆則熟視咨嗟而不敢出一怨憤語此雖書傳所載古者禮義之俗不過如此往  
時浦江有錢氏之子廓從余學沈靜和雅語如不能出口稱其里中兒也及其學有端緒而歸鄉之大人  
長者相與審問延譽或折輩行與之交此皆他邑之所未見者也始其祖父良臣以辛勤起家年且七十  
許猶無恙其父贊固已學爲士而又甚篤於廓者俯首書冊中口誦手鈔窮日夜不輟止然得年二十有  
六以紹興丙子八月之三日死卒不能少自見於場屋間死時有二男一女其妻爲同里金氏金氏撫育  
其男女勞苦有恩意凡十三年亦死男之長者名抑疏豁足當門戶少則廓也女已嫁蘭谿方大同其葬  
在距家五里他日二男上塚痛其父之葬不及待兒之有知也環視墓門不甚固謀以淳熙戊戌十一月  
庚申朔徙葬其地之高處一一令如法未徙前六七日廓以書來曰廓得事先生之日久廓先人宜得銘

余寧有愛於廓。願銘以立就。懼不足爲銘。通化之錢。嘗有顯者。余不能詳其譜之離合。而三數年來。浦江之俗。所聞日與向異。風俗之移人。亦甚爲廓懼也。非復余向者之所聞。雖廓之通敏。愈於昔。而其樸亦異矣。後十五日。永康陳亮爲之揭銘墓上。以識其向之爲士者。蓋贊之字曰元卿云。銘曰。

郎秀才墓誌銘

淳熙三年秋。鄭婺州以召還。約其弟遼母括蒼。而語其屬邑之民永康陳亮曰。我必取道龍窟。以趨行在所。訪子有日矣。歸則刻期洒掃以待公。然猶差半月而後至。曰。早嘗飯於郎氏矣。是其郎。羣鵬舉者。我識之久矣。明年。鵬舉始遣其子景明來從予游。余嘗過之。出一石示余。指其所望之山曰。是綿亙數十里。而爲在官之山。竝山窮民實資以自給衣食。嘗有奪而私之者。郡太守吳公芾。韓公彥古。取以還之民。書之石也。俾知二公有德於茲山也。不然。吾何力以致此也。余爲慨然久之。今天下之田。已爲豪民所私矣。雖在官者亦不以與無告之民。豈期有在官之山。又以與民。而忍奪之乎。二公亦何心於爲德也。又明年。余過之。而鵬舉死矣。蓋正月之六日也。今年春。余又過之。則旣免喪矣。其孤出鄭公之書曰。是從寧國以三萬贖我。夏五月。鄭公還永嘉。余與徐元德居厚。候之於館頭。遷延久之。則又飯於郎氏矣。鄭公於今爲道德之望。乃世所謂鄭景望先生者。道旁人士。獨郎氏歟。胡爲而拳拳若此乎。冬十一月甲子。子景明將葬。鵬舉於武平鄉盤龍山之原。而景明拜且泣曰。塋石未有書。庶幾先生之興哀也。問其世。則曰。其先嘗川。

人自十一世祖光祿大夫知制誥諱珣者永嘉刺史其後徙居婺之永康然亦不能言其所以爲十一世之詳也曾祖霖祖觀光父思堯鵬舉娶徐氏子男六人景殊景明餘尙幼女二人長嫁同邑葛世脩次末筭鵬舉死時年四十七歲銘曰

物之生也人自別於物士自別於人人士之望則又自別於士非其自別以自成將以相成而相映病無達人無聞非病牽連得書未修其應生者自力其藏其定

### 胡公濟墓碣銘

東陽胡公濟年四十七而喪其配悉以其家事付子勤而築庵以居不復作世間念然猶銖積寸累別爲田數百畝曰吾爲諸孫地也釋氏以理爲障以身爲幻以孫子爲贅其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大倫一切廢棄而不論專求其所謂出世間法者夫旣已有身矣則世其可出乎世不可出則安得而無孫子之情乎以公濟之志足以知所取捨如此宜其享有福壽蓋年八十有一康強無疾而終里閭有遺思焉余聞公濟少頗自豪家故饒財入手則淨盡不問旣而小用其志能家道輒如初又復能藏鋒以休公濟於余爲大父行及際其晚歲泊然之時睹其風貌敦厚氣質凝重可以想像承平之里閭遺老而惜不及其壯也子勤字彥功與先人俱娶黃氏彥功端然坐家爲里閭信服不啻官府能光顯公濟餘業此其父子皆有過人者余傷其有能之不賦而彥功又將老矣天地之正氣發泄於人而里閭之所易見者已不滿意如此彼其遺憾果何在亦可以人之思慮所及而參酌其中以應天地之運乎又將有大於此者則

亦同此慨嘆而已。今年春正月十有四日。彥功既禫。又十二月癸酉。葬公濟於家旁之北山。葬罷。將刻銘墓上。以其辭委余。余固心知彥功者。居相隣。親相屬焉。其奚辭。胡氏得姓所從來甚遠。且與陳爲同姓。其譜系遠不可記。有諱遠者。始居東陽。永康之間。至公濟之父。遂大其家。公濟諱航。娶戚氏。子男一人。勤也。女二人。嫁蔡懺。陳擴。孫男四人。廷芝。廷茂。廷芬。廷芳。業進士。孫女四人。嫁從政郎梁竦。承信郎陳堯。將仕郎曹致中。進士黃公輔。曾孫男女合二十五人。元孫一人。於是瀋熙八改歲矣。永康陳亮爲銘其石曰。士以文進。異能盡廢。我銘之悲。獨一公濟。

方元卿墓誌銘

譜牒之不明久矣。卿士大夫能譜其世家。使始末可攷見者。蓋僅有之。而況崛起田廬。能由其所起之祖。至或一二百年而不墜。是亦可尙已。浦江真溪之方氏。自其諱聳者。奮以有家。至其子超。孫允脩。資日以鉅。遂爲邑之望族。允脩之子彥老。守其先人之業。能以尺度自律。天資恕厚。與人無怨惡。不求甚美。以自侈。亦不慕非人情所有之美。以求名聲。期自出於先世之外。蓋亦自處者求無甚愧於心而已。是真易之所謂克家者。其字曰元卿。生於宣和癸卯之二月二十八日。歿於瀋熙六年之十月二十五日。娶柳氏。子男三人。友益。溫。友賢。溫後君三年卒。女三人。歸東陽貢士單肖。錢伯明。朱宗祐。孫男四人。坦。槩。餘幼。孫女六人。其一歸毛友多。坦嘗從余游。一日。其父來視坦。每進見亦若諸生然。其恭而篤於教子若此。今將以淳熙八年九月十二日葬君於邑之政內鄉大姑之原。而以墓石累余。余懼後世不知永康陳亮之爲誰。



而況能及君乎。蓋自昔常如此，而人終未悟也。銘曰：不墜先業，以勉其身。其餘以待後人。

### 孫天誠墓誌銘

丙戌之春，鄉人徐木子才、胡達可行、仲聯登進士第。方二君未第時，行仲之貧特甚。孫君天誠皆妻以女，而左右之。至是莫不謹言孫君之知人。孫君又自喜教其子，遇州縣學時節校藝，孫氏子常不在。三兩人後，予時尙少，罕與人接，亦知孫君能自別於他富人。夫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而善致富者，則曰：人棄我取，人取我與。其抑揚闔闢，蓋加一等矣。然猶較尺短寸長於其衡也。孰能運其智力於不爭之地，使范蠡計然之策，一切在下風乎。蓋余居之南十四五里，地雖鹵瘠，而非人之所必爭。孫君乃自邑而徙居焉。勤取畜出，以盡有其土。大較二十年間，富比他人，而省事過之。此其爲富有槩於余心者。孫君諱亶，天誠其字也。曾祖繼先，祖無黨，父軫。君生於崇寧乙酉十月二十有四日，歿於淳熙辛丑十二月十有三日。娶周氏，子男二人：長克和，次光祖。早死。女四人：長歸徐氏，次嫁趙端夫，次則胡氏，季適梁季璿。故戶部尙書汝嘉仲謀之諸孫也。歸徐氏之女尋死，而子才旣得邑，定海矣。孫氏其先富春人，方漢氏失道，海內相與競智角力，以覬非望。而曹孟德以蓋世之雄，執縛略盡。孫討逆，蓋破虜之子，翻然欲與之爭鋒。孟德蓋甚難之。不幸早世，仲謀據江東之地，因曹氏之篡，自帝一隅，使魏不得爲正於天下，而天命不知所歸者殆數百年。區區一時之自營，其所關繫乃如此。及其四世之餘，子孫散落爲民，分適旁郡。況又歷七八百

年則其間何所不有。故來隸永康者，亦不能言其於今凡幾世。而克和將以甲辰冬十二月二十九日甲申葬君於去家二里姚嶺之原，以墓石委余。余悲夫盛衰興廢之相尋，長短小大之相形，而人之智於是出焉。要其事爲有可言者，其於孫君安得而已乎。銘曰：

生壑其地，死營其旁。何以識之，孫君之鄉。

周叔辯夫妻祔葬墓誌銘

周氏不知其所從來。或曰：由建安徙處之縉雲。然自諱元者，徙居永康之上衢。於今可攷者五世矣。元生謂謂生琛，琛生褒。世有吉德，不競利於其鄉，而衣食財取足。故鄉人無憾於周氏。然褒死於辛丑之亂，所存惟婦人女子。其禍亦慘矣。又得其弟之子若訥，字叔辯者爲之後。叔辯之吉德，視父祖有加焉。此豈所謂天定者耶。然叔辯又無子。其母弟謙既已出後從父矣。叔辯以其子眺爲子。眺左右就養無違。叔辯得年七十有六，晏然逝去。實淳熙己亥八月之六日也。先是其妻黃氏以丁酉七月九日蓋年八十而卒。夫妻以壽考瞑目，可以觀眺之爲子矣。天人交際之理，厥應不忒。而變化倚伏，要之於其終可也。兄弟之子，獨非吾子耶。形骸一隔，而爾汝判然。雖聖人亦未如之何矣。始叔辯嘗出求仕事，不如意，輒棄去不問。其所後之父有女子三人，盡以其產自隨，斥其毫末以與叔辯。已又以勢奪之。叔辯亦不較也。叔辯與先大夫俱娶黃氏，視亮蓋諸孫行而待之如尊客。雖其他小兒亦未嘗易侮之。及若親戚之貧者，不獨不替其禮，又欲忘其力之不足而卵翼之。今之讀書爲士者，往往多未之及也。吾故於叔辯敢不論天人之理以

待後之君子乎。叔辯所後之母施氏。塊然獨葬於去家一里之坡上。叔辯嘗登墓。喟然顧子孫而嘆。他日必葬我夫妻於其側。以明所後之義。旣不敢違。以十有二月十三日。祔葬於同邑陳亮。其辭曰。母居其中。子左婦右。旣絕復續。以昌其後。



# 龍川文集卷之二十八

## 墓誌銘

### 何茂宏墓誌銘

公姓何氏諱恢字茂宏得姓所從來甚遠而婺之諸何爲尤盛居城之東而散出永康東陽義烏者其分合之詳不可得而紀然義烏之族自公而上其可數者六世而公又有子有孫矣公之曾大父京始葬其父祖於官塘之東西兩偏又營其地而居之浚其塘至百餘畝以盡有其四旁之壤兩子其次諱先是生公之父諱渠以志氣自豪嘗欲奮於武事得官河北之恩州而公生焉故公狀貌端厚意象軒聳而胸次疎豁是非長短人得以望而知之讀書爲文亦不肯過爲巧麗取於適用而已大略似北人者豈其風土固如此公之父必欲其二子由科舉自奮公獨以其餘力助理家事積累至巨萬公弟恪茂恭得以專於文學庶幾近世晁張輩流嘗與公同上禮部茂恭得之而公不利公忻然曰是足以報吾父矣時公父已死數歲家事一毫已上不使茂恭關心焉茂恭奉其母湯藥惟謹不問餽物爲何事而公之臨財雖鬼神不欺也兄弟相與爲一體至其論文小不合輒爭辯以致辭色俱厲值僕往往相語以爲笑茂恭未及爲時用而死公年且五十方俯首筆硯務合時好以與後生輩較寸晷於春官僮僕奉湯藥如茂恭在時暇則從容園池以小詩自娛皆清切有雅致而家事一切付茂恭之子大受儻若素不解者進退伸縮古之

君子無以遠過矣。娶同邑葉氏。子男三人。大辯、大雅、大猷。女六人。唐仲義、陳亮、宗楮、陳大同、俞表。其壻也。幼未行。仲義與茂恭同年進士。以邵武之光澤丞。上銓曹。關陞矣。孫男二人。蘭孫、玉孫。女二人。尙幼。得年五十有也。以淳熙癸卯七月三十日卒。始公無恙時。嘗欲營地於源深亭之上。曰：東望吾父。西望吾弟。其他可勿問也。旣而策杖於野堂之西。桂林之旁。徘徊顧望。曰：是亦足以藏其身矣。日者獨以黃順堂之山爲最吉。曰：是回鸞舞鳳之勢也。諸孤欲遵先志。稍近野堂之東。而日者又以淨明之東山爲吉。寺僧欣然從之。用功力至費百餘萬。將以乙巳之正月某日葬焉。而有爲口語使寺僧牽連改動。以遷延其葬者。諸孤竟以正月乙酉葬公於官塘之前山。使亮書其石。昔亮嘗見朱晦庵論廣漢張敬夫不惑於陰陽卜筮。雖奉其親以葬。苟有地焉。無適而不可也。天下之決者。何以過之。知公之三子固自爲可。於是永康陳亮再拜而書曰：

生不求全於人。死不求全於地。嗚呼。以此遺子孫足矣。

陳府君墓誌銘

永康之陳。大抵派自吳興。蓋其所從來遠矣。其居邑之南四十五里。曰前黃者。遠事今皆不論。論其耳目之所及者。溯亮而數之。凡八世。而亮年適四十矣。三十年得一世。其間又有過二十而得子者。陳氏於今往往近二百年。雖不能馳驟取功名富貴。以自見於斯世。而衣食豐足。推其餘以及隣里。使一鄉無憾於陳氏。蓋自六世祖諱伯援而邑人始有稱焉。更三世而守其家法終始不墜。惟最長一支爲然。百四五十

年之間。衣被國家之飽煖。大家世族。或已淪替而無餘。而一鄉之望。凝然如一日。此豈無所繇致哉。亮之曾祖幼喪其父。而高祖母以盛年守志。於是六世祖老矣。家事悉以委之。長子諱文什。實能撫孤存寡。義不以一毫自私。使高祖母兒女之累釋然。終老而不悔者。恃其夫之有兄也。及曾祖死於王事。而先祖兄弟以摧喪之餘。暴當門戶。凜然懼不自保。而曾伯祖諱良佐。實存撫之。所以終其父之志也。其後先祖病廢。先人常有不勝家事之憂。曾伯祖之子廷俊。與其繼室葉氏。實左右有家。人事固多故。而吾家三世被其三世之德。其大者可念而不可忘也。公諱廷俊。字時父。嘗以納粟辟尉。靖之永平。然非其好也。先娶同邑呂氏。蓋甚宜其家。而不幸早世。子男三人。克恭。克勤。克誠。女三人。適汪注。胡炳。徐良史。孫男九人。恂。亢。亨。儲。光。恪。几。允。愷。女三人。長適徐士龍。次盧屋。次幼。曾孫女二人。公生於大觀戊子三月十有八日。歿於乾道戊子五月二十六日。而男女之長者。與公相繼而卒。又有五年冬十月十有二日己酉。始克葬公於距家五里雞鳴山先塋之旁。論次本末。以納諸幽。諸孤以爲責。當在亮。謹再拜而銘之。銘曰。生而敦龐。以壯門戶。長則克家。以光厥祖。世有隱德。細猶未數。天道昭然。歸安此土。

謝教授墓誌銘

淳熙三四年間。三山林穎秀實之作邑永康。強敏有幹略。一邑不勞而辦。父老以爲三十年所罕有。劉仲光茂實爲其丞。茂實永嘉人。嘗從一世士君子遊。以器識自負。不以細故變其所守。實之疑其好異。而茂實不顧也。余游二君間。每爲曲暢其情。邑尉謝景安獨恬然無所適莫。二君亦安之如一家。邑人實賴焉。

及趙彬彬德全來蒞邑事。風采煥發。而一丞失其姓名。外緩中伎。趙以憂去。丞欲掇拾其事而文致之。卒愧景安而止。使當兩雄不相下時。景安居其間。所以陰消人意者。其所能庇賴必多。而區區一尉。效見止此。及諸司交章論薦。於吏文少參差。景安一不以介意。去爲賀州州學教授。賀在極南。人士無幾。何景安獨不鄙夷其人。請諸州將及諸司。愈欲贍給其徒而致之學。不幸而景安死矣。嗚呼。國家以科目取士。以格法而進退之。權奇磊瑰者。固於今世無所合。雖復小合。旋亦棄去。以景安之靜厚篤實。亦復不偶如此。士之欲以科目自奮者。雖旣得之。要皆未可必也。景安姓謝氏。名達。字景安。福之長溪人。曾大父某。大父某。父某。先室王氏。繼邵氏。子男三人。宜之。進之。謂老。女三人。長適士人陳表之。餘幼。以淳熙甲辰五月二十三日卒。得年六十有一。以致仕恩得承事郎。宜之將以明年三月甲申葬景安於吾邑之合德鄉茅山之原。而以墓石爲請。余雅知景安者。不能經紀其葬。而敢愛其言乎。願未知千年之後定如何耳。宜之能自力。足以脩父之業。吾友徐木子才。吳竽允成實相爲終始之。允成與景安同邑。於是方尉永康云。銘曰。生於閩。死於廣。葬於越。惟其平生所不欺者。不與此而俱滅。深藏厚覆。以觀餘烈。

陳元嘉墓誌銘

縉雲陳君元嘉以其讀書之餘。凡山經地志。醫卜方技之書。黃帝岐伯之所答問。郭璞呂才之所論註。無不熟復而究切之。下至弈棋。亦入能品。勳息自遂。與物無忤。從容暇豫人也。元嘉娶章氏。故吏部侍郎諱服之女弟也。於是士大夫亦多知其名。聞其死。無不惻然傷之。其子檜嘗從予游。幼子猛有豪志。嘗欲問



余以古人之大體。方進而未已也。奉其諸兄之命而問銘焉。乃見其鄉之長老言曰。甲戌之旱。所在搖動。鄉之郭君。集義兵以衛其境。元嘉亦散家貲。募少年之有武勇者。什什而伍伍之。參錯能否。牽連遠近。而人固不知也。會郭君之徒有謀叛者。郭寤甚。夜走鄉先生胡經仲之廬。則語元嘉。命隊首擊鑼鳴鼓。整布隊伍。更出迭入。壓郭氏之門而過焉。時邑令方循行四隅。以督賑糶。元嘉令僞爲縣牒。起義兵自衛。徼使郭氏之徒聞之。而元嘉之兵先集。未幾邑令亦來。其徒震動。然猶自詭以獻武藝。元嘉命翼開左右使獻之。叛者卒不能逞而止。以元嘉之才。小小自見。已能如此。而余獨知其爲鄉之善士。蓋人才因事乃見。而元嘉亦不願以才自馳聘於世。非真余之淺於知人也。元嘉姓陳氏。諱昌運。元嘉其字也。其先繇永嘉徙縉雲。爲鄉之大姓。曾大父捷。大父夢。父師尹迪。功郎潭州善化主簿。子男五人。椿。檜。槐。樞。猛。女六人。適周翊。何坦。沈集。王元德。坦監處州石堰銀場。餘未行。孫男五人。日新。日益。日宣。日嚴。日勤。元嘉以淳熙八年四月十日死。死時六十有五。而其葬在其邑之仙都鄉深渡之原。實十四年十一月五日。於是永康陳亮爲之銘曰。

才足用世。而爲鄉善士。非其命也。亦其志也。山夷谷壘。而來者不墜。非其志也。固其義也。

庶弟昭甫墓誌銘

嗚呼。昔我先人實生汝。而棄汝於他人。力未足以活汝也。我兄弟欲活汝於我家之旁。念汝之似吾先人也。活汝未成。而棄我以去。豈以我爲不足賴乎。我不能不念其子。而不念吾先人之子。則無以自別於禽

獸矣。我之心既不欺於鬼神。而汝猶有疑乎。無乃汝既知之。而命之脩短。非汝之所能自制乎。不然。則我之衰困顛倒。獲罪於天者既多。而併以累汝也。嗟乎。冤哉。疇昔之年。當路欲置我於死地。病餘而繼以囚繫。坐天獄如坐井。雖生能幾何。扶持左右。始末惟汝。未幾爲小盜要而欲殺之於路。卒能使薄正其罪。獨汝爲有奔走之勞。汝之於我。既無負矣。生死之變。俄然至此。得疾之端。又復繇我。而我之所以處汝者。今雖百喙自言。人誰信之。觴酒酌汝。而諸子列拜於前。汝魂未定。尙聽我語。衣衾棺槨。我皆主辦。歲時祭享。汝終歸享於陳氏。我當敕其子孫。以無忘吾先人之骨肉。庶幾異時有以見汝於地下。嗚呼。哀哉。此龍川陳亮誌其庶弟之墓者如此。先人諱次尹。庶弟名明。字昭甫。行八三。而所養之父則張銳也。生甫百餘日。歸張氏。其復歸則十有七矣。又十一年而死。實淳熙丁未二月二十三日。其冬十二月十七日葬之先塋之支壟。銘曰。

汝父汝兄相從在此。子孫敢曰。非陳氏子。靈其有知。其食千祀。此石昭然。其來未已。

陳春坊墓碑銘

始余出國北門。彌望沮洳之地。而帶以一水。岸行不足以容車馬。湖泊往往隨在。而有舟。至松江。風濤洶湧。雖余亦懼而登焉。小立垂虹之上。四顧而嘆曰。是豈戎馬驅馳之所乎。昔陳公思恭提兵數千。以小舟匿伏湖中。欲要兀朮而擒之。扣舷相應。戰士盡起。而兀朮以輕軻遁去。衆遂驚潰。韓世忠復扼之江上。虜自是不復南顧矣。酌酒弔古。以醑陳公之神。其孫均乃以喻偁。何仲光之書來求銘春坊之墓。閱其家世。

則陳公之子也。而陳公又爲晉公愨之元孫。晉公當太宗眞宗時。爲國計臣。寇忠愍諸公之所敬憚。其子恭公執中。實相仁宗。以大闡陳氏。恭公之弟執古。生殿中丞世昌。殿丞生贈武翼郎晏。武翼以國學舉人。數上春官而無所遇。是生少師名思恭。卒繇行伍自奮。爲神武後軍統制。以困兀尤。其事有槩於余心。雖欲卻均之請。而心知其可以張大陳公之功。亦一時之良會也。而均之請閱一歲不止。春坊名龜年。字壽卿。其先熙州狄道人。高宗南渡。少師扈從。轉戰至杭。因家焉。故今爲杭人。春坊以少師致仕。恩補保義郎。爲闔門祗候。提轄製造御前軍器所幹辦軍頭引見司。丁母崇國夫人柴氏憂。服除。差鎮江府都統司主管機宜文字。未上。改差皇太子宮主管左右春坊事。爲闔門宣贊舍人。尋除武衛將軍。御札曰。陳龜年名將之子也。轉右領軍衛將軍。特旨以久在東宮。服勤不懈。帶文州刺史。除成州團練使。爲皇孫平陽郡王伴讀。有勞。授和州防禦使。少師一子。以南北既定。不復見諸武事。而獨爲東宮信臣。以身任怨。至死而不悔。嘗以館北客。宴射玉津園。選善射者與虜竝射。莫能中。春坊挾二矢以興。平立睨的一發中之。使當事時。吳江之遺恨猶有屬也。春坊鬚眉如畫。而面目嚴冷。出入宮庭。不以色假人。整齊事務。摧抑僥倖。取前代儲君事。鈔成小集。暇日從容獻之。聽知所擇。以爲東宮德業之候。和章作字。必以寓區區之意焉。吾友王光化自中嘗爲其客。爲余道其事如此。今所載者其略也。未幾而春坊坐裴良珣事。謫居信州。復官。得提舉台州崇道觀。以淳熙十五年四月癸酉卒于家。得年五十有九。以五月甲寅葬于餘杭縣蔡家之塢。夫人趙氏。祔贈太師密之女也。子男二人。均承節郎。均。以致仕。恩上女八人。長適忠翊郎婺州準備將。

劉轉次適從事郎隆興府進賢縣尉朱熙績。次適宣教郎兩浙東路提舉茶鹽司幹辦公事魏寶慈。次適乘義郎裴良珣。次適吳衍。餘未行。男孫一人。小頑。甲辰之春。余以藥人之誣。就逮棘寺。更七八十日而不得脫。獄卒猶能言春坊之事始末。蓋其受誣頗相類。獄稍寬。欲往訪春坊問計。而春坊病矣。獄之相去纔一二年間。而誣人藥人亦可以例推耶。天下適安定。才者能者。無不坎壈於世。宛轉少能自致。至於受誣且死。而世莫之察。未死者可不爲死者一言乎。余非能言者也。二百年之間。陳氏之變。故起伏亦數矣。均方與人士相角逐。以自見。而核亦將求世其家者。故再至垂虹。卒如其請。而書諸墓上曰。今天子龍飛之六十日。草莽之臣陳亮。實表故春坊陳龜年之墓。敍載家世。感念事功。而卒歸之命焉。非人誰爲。非命誰使。且以讎死。且以起死。

金元卿墓誌銘

君諱大亨。字元卿。姓金氏。世居婺之金華。曾大父賜。大父肇。父從政。皆不仕。娶陳氏。子男三人。海。瀟。澤。女三人。于松年。孫之本。其壻也。幼未行。孫女一人。以淳熙己酉二月丁亥卒于家。享年五十有一。是歲十二月丙申。諸孤奉君葬於其邑赤松鄉塘裏原。君在時所營也。而問銘於永康陳亮。瀟嘗從余游。君之於余甚謹。以故習知其家事。而得君之爲人亦甚詳。君讀書爲士。有繩尺。不求苟異於人。內行潔整。於聲色淡然而不求人之知也。及其爲家也。以儉勤自將。銖積寸累。迄用有成。而豪取智籠之術。一切置不用。故無怨惡於人。晚歲治其室稍華。將以娛其親之老也。諸子皆使之學。而必欲知辛勤起家之不易。獨使瀟從

四方師友游勞費皆所不問而不責其近功也。嗚呼！使天下之人皆知人有常分，事有常程，安平之效，歲計有餘，撼動之力，時移難恃，則郡縣可以無條令而治，家道雖傳之百世可也。而世常不足以知之，何哉？

銘曰：富人所欲，善吾所獨欲也。公之獨也，同之。遺之以此，開之於彼。銘之深長，尙有以也。

### 陳思正墓誌銘

思正，姓陳氏，諱端中，思正其字也。世爲婺之永康人。曾祖博，祖回，父子茂，皆不顯於世。余嘗銘陳性之之墓，敍永康之陳凡七族，而思正蓋出於龍山之陳也。思正娶劉氏，子男四人：藻、棻、蕃、女六人。葛汝舟、劉景脩、劉祉、周確、胡汝濟、胡楷其壻也。景脩，甲辰進士，今爲脩職郎、臨安府富陽縣主簿。孫男女八人，皆幼。以淳熙十六年九月二十六日卒于家，享年六十有一。是年十一月壬申，葬于橫塘之原，祖塋之右。思正以意氣自豪，視錢物如糞土，不爲分毫後日計。平生不欲其鄉有不平之事，其人有不滿之意，雖以此遭躓而不悔也。族人嘗小忿爭，至反眼不相視。思正病且亟矣，呼而語之曰：兄弟不當至此，我死誰當爲汝解之？各爲我飲一杯，還兄弟骨肉之舊。以此送我死足矣。其人皆釋然。及其將絕也，語諸子曰：吾意之所向，不在人後，而家事如此，累汝曹矣。我死會客宜如禮，求一文以銘吾墓，畢我一身任汝曹所欲爲也。其子衰經踵門，與其同宗人亮言其事如此。余悲之，以思正之才智，知所緩急先後，而行之以義，宜何所不可，而動輒齟齬，可以言命矣。死又無傳，則仁人君子之所不忍，而求之余則非也。銘曰：

將死猶欲人之無爭。死後猶欲身之不泯。嗟逝者之如斯。與草木而共盡於其中間。聖賢爲準。我獨何人。銘以相殉。

喻夏卿墓誌銘

淳熙庚子。義烏喻夏卿改葬其內王夫人於邑之智者鄉雷公山之下。問銘於永康陳亮。蓋嘗敍夏卿夫婦之懿矣。夏卿教其子孫。皆興於學。所能自見。而多屈於春官。紹熙辛亥。夏卿年且九十有一。一日。從容置酒語其弟姪輩曰。羣兒及今舉自奮。老夫猶可待也。過是則已矣。又曰。我死。非陳子莫銘我也。悵然凝竚者久之。未幾而八月十有九日。夏卿死。余猶繫三衢獄中。微若聞之。則爲之出涕。明年二月出獄。則往哭焉。九月。其子義方。民獻哭投余門。以其先君行實曰。我父實求屬於子。子知吾父者。其肯死吾父乎。亮曰。諾。昔孟子有取於爲仁不富之論。而世俗之常言曰。慈不主兵。義不主財。其說遂以行。而閭巷之奸夫猾子。借是以成其家。雖見鄙於清論。見繩於公法。而人樂其生。得以自資。終不爲之變也。夏卿孝友慈愛。根於天性。而著見於日用之間。如飲食之不可廢。中年與其姪分田。不過百三十畝。卒亦幾至於千畝。然而友愛子姪。而計較秋毫之心不萌焉。慈恤里閭。而豪奪力取之事不行焉。爲仁不富之論。蓋至夏卿而廢矣。晚雖家事不如初。而親戚故舊之急難。族人子弟之美事。愛莫之助。每致其惓惓之意。而人人常信之。嗚呼。爲夏卿者。亦可以無憾矣。福壽康寧。子孫彬彬。然皆有可觀者。天於夏卿。亦何所負哉。喻氏著籍蜀之僊井。散在浙江者。惟義烏爲盛。亦嘗有列於朝。曾祖諱迂。祖諱宗。父諱登。夏卿諱師。字夏卿。遇太上

皇后慶壽覃恩封迪功郎。及高宗再上萬壽，加封脩職郎。子男四人，義方、脩職郎、大方、早夭。知方、汝方、女二人，適商克忠、趙悌、孫男九人。侃、憲、演、湮、淡、克、充、寬、競、孫女八人，嫁楊一之、蔣若拙、陳某、趙某、許公升、傅某、趙某。而公升新與計偕，幼未行。曾孫男女合十六人。汝方今名民獻，與侃入太學爲諸生。演嘗舉于鄉，而侃今再以姓名上禮部。卽前誌所謂宏者。義方將以十一月三日壬甲合葬，而亮實銘之曰：少年慮事，出人意表。至於危疑之際，爲人剖析，無留難，而積善之報，未嘗泯也。晚歲百事不以關心。至於園池之間，婆娑遊嬉，無虛日。而釋老之書，未嘗問也。鄉之善士，卒爲老成，言無枝葉，行有準繩，空其一鄉，喪此持平，孰昭斯銘，以淑我後生。

### 錢叔因墓碣銘

紹興辛巳壬午之間，余以極論兵事，爲一時明公巨臣之所許，而反授以中庸、大學之旨，余不能識也。而復以古文自詭，於時道德性命之學亦漸開矣。又四五年，廣漢張栻、敬夫、東萊呂祖謙、伯恭相與上下其論，而皆有列於朝。新安朱熹元晦講之武夷，而強立不反，其說遂以行而不可遏止。齒牙所至，噓枯吹生，天下之學士大夫賢不肖，往往繫其意之所向背。雖心誠不樂，而亦陽相應和。若余非不願附，而第其品級不能高也。余亦自咎其有所不講而未敢怨。壬辰癸巳而貧日甚，欲託於講授以爲資身之策。鄉閭識其素而不之信，衆亦疑其學之非是也。而浦江錢氏之子擴來曰：擴於時文未之能，雖能亦不願也。區區之意，欲學其所當學者，余爲之有慨於心。曰：我亦將從此而學也。試與吾子共學之，因以爲人眇然一身。

與天地竝立而爲三才。其闕一不可之本爲安在。又以爲洪荒之初。聖賢繼作。道統日以脩明。雖時有治亂。而道無一日不在天下也。而戰國秦漢以來。千五百年之間。此道安在。而無一人能識其用。聖賢亦不復作。天下乃賴人之智力以維持。而道遂爲不傳之妙物。儒者又何從而得之。以尊其身。而獨立於天下。六經諸史。反復推究。以見天運人事流行參錯之處。而識觀象之妙。時措之宜。如長江大河。渾渾浩浩。盡收衆流。而萬古不能盡也。而後知人之職分。聖賢之所用心。而人心之危。不可以一息而不操也。苟有用心之地。則凡天下之學。皆可因之以資吾之陟降上下焉。故易擴名曰廓。而字叔因。以堅其共學之志。廓亦願自奮也。廓於程文。亦姑以游戲云耳。癸卯之秋。與其儕輩試漕臺。亦復得之。冬十有一月九日。乃死於龍窟山寺中。其兄抑來撫而哭之曰。吾不信汝死也。汝死。是無天也。遂取以去。余哭之過時而悲。自傷其子子而莫我助也。甲辰之春。余亦顛倒於禍患。凡十年。而世亦無察其始末者。某月某日。其兄始葬之。其邑某鄉某所之原。念欲揭廓之志。以刻諸墓上。其友凌堅數以趣余曰。是堅之責也。廓少孤。其祖良臣。日以老兄抑實任家事。督廓以學。而一錢不以假之。旁觀亦不能安。廓曰。兄愛我者也。人有言兄私自爲計。則憤然責數之曰。何爲閒我兄弟也。兄必不爾。終不能動吾心也。錢物之到手有數。到輒與朋友故舊。無分毫吝惜。計較心。嘗以事爲人。給錢三十萬。僅得銀十餘兩。置之行篋中。暮夜入邸舍。發篋而又失之。人爲廓歎息失聲。廓笑曰。是固已失之物也。其於世故澹泊。孝友慈愛。出於天資。使得共學。以至於今。不但儕輩之不能及。固吾尊行之所共畏也。嘗與吾友瑞安葉適正則論後來學者。而有遺恨於廓。余嘗銘



廓父贊之墓。故略其世系。而系近世問學之離合。求正則書之。使來者有考。余永康陳亮也。銘曰。三十而死。其志皎然。有子曰顯。以聽于天。

### 姚唐佐墓誌銘

君姓姚氏。諱汝賢。字唐佐。世居婺之永康。曾祖坎。祖孜。父源。君平生衣食粗足。不爲後日計。樂易好善。不求聞於人。教其子以學。而不冀其必成。優游卒歲。蓋適其真。以生死者。娶沈氏。子男一人。怡也。怡爲太學諸生。無所遇而死。君哀之。越二年亦死。蓋紹熙壬子八月六日。得年七十有九。孫瑀。甫冠。而兩喪停之屋下。怡之友林君大中。徐君木。傷其窮之至此也。於是林方入臺爲侍御史。不能必顧其私。命其弟大任相。徐舉義以葬。而樓君城。徐君總。陳君志。同與夏貢士師尹和之。尤力。龍川陳亮嘗入太學。於怡爲同舍。吳東陽芋。舊尉永康。而善怡也。某施文。吳亦施字。以成諸君之盛舉。使知風義不泯。薄俗尙有激也。聖明在上。風化尙可攷也。其地爲承訓鄉馬義原。其舉爲紹興壬子十有二月丙午。銘曰。失其子以及其身。世固有途窮之人。死於孫之手。而歸骨於其子之友。法猶謂之有後。吾將各舉畚土於新阡之上。以觀造物之處此壤也。

### 何少嘉墓誌銘

少嘉何氏。名大猷。少嘉其字也。世爲義烏著姓。初少嘉之曾祖先既死。祖槩以武事強力起家。以光其業。父恢。茂宏。叔父恪。茂恭。以文字自奮場屋。有聲諸公間。茂恭登庚辰進士第。未及爲時用而死。茂宏不上。

第亦死。少嘉時年二十許歲。輔伯兄大辯以當家。而家事悉稟命焉。仲兄大雅以疾不涉事。少嘉時其起居。使得徜徉以自養疾。門外之事不問劇易。身悉自當之。少嘉兄弟欲葬其父於旁家之淨明寺。葬有日矣。而寺僧梗不得葬。少嘉慨然曰。我豈無一地以葬。是少我也。家不可立矣。官爲杖之而止。又杖一惡少之無故爲梗者。而後門戶爲之少寧。少嘉處宗族以順。待朋友以信。接鄉黨以禮。協親戚以恩意。教詔童僕。而隨力使之。視租戶如家人。而恤其輕重有無。及其死也。無一人不爲墮淚。而快其死者。兩僧及一惡少耳。內事則姑姊妹之既適人者。疾病而多方救療之。緩急而奔走扶助之。公濟其乏。而私又不靳其所。有惟其無事則平處之。或怨其不均。則曰。兄弟姊妹。豈有兩心乎。未適人者。坐起必曰。嫁爾而不及父在時。是爲死其父矣。爾伯兄必不然。暇時讀書有常課。暮夜欲慰暖其母。則臥榻之側。几案之旁。道及閭閻碎事。姊妹笑語。夜分母倦。始各散去。而母亦忘其爲寡居也。傾心一世之賢者。見輒尊事之。雖未見知。而不怠愈虔。曰。吾未知前輩所謂不傳之學安在。而敢自棄乎。嘗從余學。而其姊以爲吾弟何所求於子而汲汲若此。蓋有以大慰其心。予笑謂其姊。越雞不能化鵠卵。惜吾之非魯雞也。其姊曰。我不解子書語。吾弟滿意而去。則吾之願也。未幾而當路欲以事見殺。少嘉自比於子弟。而營謀不愛其力。浙江風濤之險。一日往復兩涉之。幾至覆舟不悔。紹熙改元冬十有二月。獄事再急。月之六日。少嘉無疾而死。予爲之驚呼曰。我其不免於詔獄乎。少嘉死。是惡徵也。二年興獄。而僅能以不死。其兄將以癸丑二月二十三日葬其園之南山。少嘉娶俞氏麟之女。麟一時名士。得邑以死。少嘉年二十九歲。無子。愛其兄之少子已孫者。

死以嗣其後。亦少嘉之志也。於是龍川陳亮銘其墓。晉安吳竽爲書之。銘曰。兄之子吾子也。百世之後。孰知其爲彼爲此也。宅兆之下。惟其安也。以吾身而爲後日之計。則陰陽禍福之多端也。身無可擇之行。而道有未盡之精微。費志地下。深藏而厚覆之。而鬼神莫之窺也。化爲堆土。溢爲精英。變動無時。其或爾克承。

### 劉和卿墓誌銘

金華劉範十年前名淵。嘗與二三子從予學。居亡何。其母死。葬邑之慶雲鄉杉塘原。求予銘其墓。其後子久不見範。範能入太學爲諸生。與一時英俊相先後。一日。其父和卿名大聲訪予寶婺觀。爲予道範近事。喜甚。今年夏秋之交。予得第東歸。趨本郡謝。則聞君死矣。入弔君喪甚悲。未幾。範衰經跣行。以其同舍生袁州州學教授徐君正夫所述。君行來告曰。我父將以十月己酉合葬。往嘗辱銘吾母矣。可不哀吾父乎。予自念投老蒙上誤恩。擢先衆俊。精神筋力。往往盡矣。愧無以報稱也。將遺落世事。痛自齋養。以庶幾萬一焉。而敢費心思於文字間。以重其羞。然聞範言。則拒之有所不忍。蓋世有常言。爭名於朝。爭利於市。金華距行都一水。水湍流時。舟昨發。今日至。行都無試。則已爾。有則金華之士必多。君嘗學爲其文。而衆中未嘗有君之跡。孝友自將。祈無愧於鄉黨而已。君世居都城。乃傍城築室。瞰溪而南山森列。一望甚遠。縱橫不過二三丈許。外未免於利名交關。而過數步。則幽人逸士之居也。然君與人無甚交涉。怨惡亦以是取足。而無他營。晚始作大室天寧寺傍。亦取其不涉鬧市耳。君氣貌偉然。宜於世無所不可。而利名之場。

宜至死不休也。去朝密邇而不往爭名。出入於市而不就爭利。則其可書者衆矣。君卒於紹熙四年六月壬寅。得年五十有七。曾大父賜。大父肇。父從政。先娶陳氏。繼季氏。贈朝議大夫迪之女。子男三人。長箕。次範也。少簡。女三人。適楊顯。李召甫。夏煥。孫男四人。女一人。皆幼。銘曰。人生何爲。爲其有欲。欲也必爭。惟日不足。粗足而休。惟君也獨。抱此入土。吉不必卜。

